

照流居士著

中華民族眼裏的耶穌

基督教的合理化

照流居士著

中華民族眼裏的耶穌

惠存

敬贈

中華民族眼裏的耶穌

自序

無論你喜歡或不喜歡，基督教已經傳入中國來了，而且他總要在中國繼續生長。然而他的生長是否有益於中國呢？這倒是我們不可不留意的一個問題。所以認識基督教的性質，乃中國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共同負着的一個責任。

基督教在中國是洪水猛獸呢，還是金科玉律呢？基督教勝於儒釋道呢，還是儒釋道勝於基督教呢？基督教是獨一的真理呢，還是相對的真理呢？儒釋道與基督教應有怎樣的關係？儒釋道對基督教應有怎樣的貢獻？諸如此類的疑問，與中華民族生命的前途密切相關，都有

從速解決的必要。

十餘年前，作者曾有一個時期，在儒書外兼愛釋老之學。自從加入基督教會之後，雖信耶穌救道確有超人能力，而審察推究儒釋黃老子，從不稍斷。並且在這四五年來，對於上段所述各個問題，特別感覺興味。參考思索，摒絕固執；茅塞之心，始得漸啓。因積三年之稿，著成『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一書，用耶穌基督的眼光，去衡量中國文化，解答上列問題的一部份，私衷得以稍慰。

因思凡事有兩方面；用耶穌的眼光看中國文化則如是，用中華民族的眼光看主耶穌則何如？於是又將在這方面，積於心中的思想，編成一書，名爲『中華民族眼裏的耶穌』。全書分爲七章，所討論的問題，特別是儒釋道與基督教應有怎樣的關係，和儒釋道對基督教應有怎樣的貢獻。若因此書而引起國內大雅對基督教的注意和批評，使儒釋

道和基督教的真理，得以發揚光大，普照斯土，作者的一點微誠，便算有結果了。

作者對於上帝和耶穌基督，五體投地的加以敬仰；而且堅信基督確是救世之主。但基督教教義的解釋必須合理化，絕對不應出以固執迷信的態度。同時我相信孔子確是上帝所興起的大聖人；而中國以前賢哲思想，在上帝靈感恩波之下，也確有許多特別的價值。所謂基督教教義解釋的合理化，不可不注意這兩件事。作者以微渺之軀，得沐基督浩蕩的靈恩，和得參孔聖巍峨的大道，管窺蠡測，自知燭火不足以齊大明，然而我心感謝上帝却是很誠贊的。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九日・

著者照流居士謹識於上海漱石草堂。

中華民族眼裏的耶穌

目 錄

(頁數)

自序 1至4

第一章 聖經的流弊 一至十四

基督教的惡現象：固執文字的禍害：耶穌不贊成固執聖經：只要順從聖靈：基督徒應抱的態度：結論。

第二章 東方的宗教陣線 一五至四六

迂緩的進展：基督教的遭遇：戰略和戰具的錯誤：

今後基督教應採的方針：是否要丟棄中心信仰：結語。

第二章 儒釋道耶同源論.....四七至七一

四教都以聖靈爲本：靈浸的重要：有靈者亦若是：
四教的異同。

第四章 儒釋道耶同流論.....七三至九六

四教以理爲流：耶穌與理的關係：明理與守理：結
語——誠靈大道。

第五章 耶教的愛和孔教的愛.....九七至一一大

世人如何批評耶孔：兩教之愛孰大：東西文化所受
的影響：我們當怎樣做：兩教行愛方法的特長：耶
孔聯合的運動。

第六章 孔教國教平議.....一一七至一四四

西方的政教和學教糾紛：中國是否不應有國教：立孔
教爲國教的需要：立孔教爲國教的意義。

第七章 祭先和耶孔的聯合 一四五至一六四

祭先在中國的歷史和地位：祭先和基督教的關係：
祭先並非褻瀆上帝：我們應守的態度：祭先的合理
化。

總結 一六五至一六六

附錄耶穌最重要的講論 一六九至一九四

插畫

大成至聖先師孔子畫像（目錄後）。

道教遠宗老子畫像（四九頁）。

佛教始祖釋迦畫像（五〇頁）。

孔子問禮於老子圖（九六頁）。

明儒徐光啓像（一四八頁）。

傳道醫病的耶穌（一六七頁）。

負十字架的耶穌（一六八頁）。

中華民族眼裏的耶穌

第一章 聖經的流弊

(一) 基督教的惡現象

基督教在中國已經有了相當的歷史和相當的勢力，他的價值和貢獻，凡是誠實的中國人，都沒有不承認的。但有一種非常惡劣的現象，使大多數中國人覺得很難索解，就是基督教會的分門別戶，互相攻擊，差不多形成了許多不同的宗教。大而言之有天主教和新教之分，（新教亦稱改正教，通常稱爲基督教或耶穌教）；小而言之天主教和新教的自身又有許多不同的宗派，例如聖公會，長老會，浸禮會，安息會，眞耶穌教會，使徒信心會等。在中國境內，基督教獨立的宗派和公會總在

一百以上，近來且有日漸增加之勢；而各派互相岐視的情形，也比以前加甚。他們非但組織不同，而且信仰也多出入。這門戶界限的森嚴，真是洋洋奇觀；在中國宗教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了。

江浙一帶有許多肉食店叫做陸稿薦，據說許久以前是在蘇州首創的；後來名聲揚開了，年代久遠了，分支衆多了，各地同樣的肉食店都一齊掛起這招牌來。這一間說是真陸稿薦，那一間說是真真陸稿薦，其實是真是假，有許多連自己也弄不清楚。基督教分門別戶的情形，大可拿此來做比方。

辯之者說，孔教和佛教何嘗沒有派別。韓非子說，孔子死後，有子張氏的儒，有子思氏的儒，有顏氏的儒，有孟氏的儒，有漆雕氏的儒，有仲良氏的儒，有孫氏的儒，有樂正氏的儒，取捨往往相反。至於孟子荀子的主張不同，顯而易見，更不必說。這就是孔教分派的狀

況。又佛教在中國也分十大宗派，即俱舍宗，成實宗，律宗，法相宗，三論宗，華嚴宗，天台宗，真言宗，淨土宗，禪宗等。可見人類意見天然不同，儒佛也有門戶，爲何獨怪基督教呢？

不錯，儒家和佛家也有門戶；然而他們的門戶是與基督教的門戶截然不相同的。簡而言之，他們只相信各派是途徑上的不同，而彼此却承認道的歸宿是一樣的。儒家分派大都關於哲學理論和倫常政治的見解，與宗教信仰相關很少，我們不必討論。現在僅說佛教，其中有上列十大宗派，總括而爲大乘小乘和顯教密教，分級而爲漸頓圓通，個別而爲利根鈍根，在表面上確有門戶現象。但在事實上，各宗各派彼此只承認是路途取捨的不同，路途長短的分別，和路程遲速的殊異而已。至於善果的取獲，他們絕對不相否認。淺淺白白的說一句，他們並沒有說一定要照自己那樣相信方纔得救，也沒有說別一宗派所

相信的不是眞理。殊途同歸這四個字，乃是他們分派的性質。猶如自上海至英國倫敦，有許多條水路，也有許多條陸路，可坐一兩個月的輪船，可趁兩三個星期的火車，也可以乘一個星期的飛機。各路的風景不同，各路的興緻彼此相異，繼續前進，都可以達到倫敦。或說坐火車勝於坐輪船，或說輪船大衆可坐，或說飛機容易遇險，或說航空節省時候；或說輪船大衆可坐，或說飛機可避風浪。取捨之間，全由各人自便。佛教各宗，正與這事相等。

基督教便不如此。天主教，改正教，浸禮會，安息會，聖靈會，眞耶穌教會，眞眞耶穌教會，一切都隸屬於耶穌基督旗幟之下；然而天主教徒顯然不承認改正教的許多教義，改正教徒也顯然不承認天主教的許多信仰。這一宗說那一宗是違背上帝的誠命，那一宗說這一宗是違反耶穌的教訓。各執一見，各立一黨；每黨之中，又有小黨。黨

同伐異，或爲盲從，或爲固執，可憐亦復可笑。無怪許多有眼光的中國人，看見了這個情形，便對基督教發生了很大的疑惑。

近來基督教会裏面，漸漸有些明慧和誠實的信徒，覺得分門別戶的禍害，提倡取消一切宗派和一切教會。這些信徒的用心，確然很好。然而在事實上，他們却增加了一個宗派，多立了一個門戶；而其他宗派的取消，終談不到。照作者看來，他們仍然未曾搔着癢處，所以不能對症發藥。故此我們對於上述今日基督教的惡現象，不可不加以根本的考察。

(二) 固執文字的禍害

(1) 二千年來的誤解。 上文已經說明了基督教在中國最顯著的惡現象，試問這是不是耶穌基督本身的毛病呢？我們是否可以根據這情形而說基督教沒有價值呢？倘若不是，那麼造成這惡現象的原因，

究竟何在？作者敢放膽說，這絕對不是耶穌基督本身的欠缺，也絕對不能據此而說基督教沒有價值。上述基督教惡現象的獨一原因，乃是一千九百餘年以來，基督徒固執聖經文字的惡習。在這一個久遠的時間，全世界的基督徒已經走錯了路，我們非從速加以矯正不可。中華民族對基督教而作的一種偉大貢獻，乃這一件事工。至於矯正的方法，我們就不得不推崇佛教的一個真理了。釋迦叫我們不要看重文字，但要看重證悟，所以他說法四十九年，却自謂未曾說過一字。他的用意，就是恐怕世人會將文字固執。

佛教有兩個很顯淺妥切的比喻。第一個比喻說某人自這岸乘舟達到彼岸，登岸之後，仍然背舟而行，不肯將他放下，這是何等愚蠢的一件事！第二個比喻說某人以手指月，想他朋友知道月之所在，但他朋友注目看着手指，所以只見手指而終不得見月，這也是一個非常愚

蠢的人。這兩人的錯誤，就是以爲小舟和手指是最後的目標，所以固執着他們，而不知他們乃是工具罷了。佛教叫人不要固執文字，觀此可見。

可惜千餘年來，基督徒沒有明白這一點。他們固執新舊約聖經，好像漢代儒家固執五經一樣。我們知道漢代儒家對於五經存着一種膠柱鼓瑟刻舟求劍的態度，所以終日解釋字義，演成了絕無生氣的訓詁和章句學。直至宋儒出來，採取佛教眞理，說六經都是我們的註脚，我們自己的理性乃是六經的原文，於是儒家方如大夢初醒，結下了宋學燦爛之花。如今基督教已經傳入中國來了，英國的宗派，美國的宗派，德國的宗派，其他各國的宗派，都一齊傳到中國來；遂使中國基督教的門戶，紛繁博雜，極世界的大觀。作者深信時候已經到了，中國的佛教將要給基督教一點貢獻，就是要打破聖經文字的固執。

(2)是否要取消聖經？或者有人說，難道我們要取消或看輕基督教的聖經麼？不是，絕對不是。倘若沒有聖經的記載，我們焉能知道基督教的歷史？焉能知道耶穌基督的言行？焉能知道有名使徒所作關於基督教道的解釋？新約以弗所書五章十八十九節說，『要被聖靈充滿，當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對說，口唱心和的讚美主』。又歌羅西書三章十六節說，『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用詩章頌詞靈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這兩段都是保羅說的，前一段說要被聖靈充滿，後一段說要被聖經充滿，語意都是一樣。保羅顯然指證沒有聖經充滿就不能得着聖靈充滿。古語說，『讀書破萬卷，下筆自有神』。保羅的指證，在我們的經驗上，確有一種根據。所以多讀聖經和多引聖經，都是很應該的，不過固執聖經就不對了。聖經不外是一種工具，閱讀聖經和引用聖經不外是一種手段，目的

乃是使人的靈性得被鑿開，受着聖靈感動。一受靈感之後，就要立刻捨棄經文而去追隨聖靈。不然便是登岸之後，背舟而行陸了。

須知文字所能表白的思想，只是人類思想的一小部分。在聖經外，還有一本無字的聖經。這無字的大聖經，就是宇宙萬象的奧義，和我們心中的靈感。保羅在羅馬書二章十五節說，上帝的誠律刻在人的心裏。又在哥林多後書三章三節說，基督徒的信仰不要藉着墨寫在石版上，但要藉着靈寫在心版上。這寫在心版上的聖經，就是宇宙間無字的大經。無字的大經，大過有字的聖經不知幾千百倍。爲何我們都斷然固執這有字的聖經，反把那宇宙的大經輕看了呢？無疑地基督教會的分門別戶，互相攻訐，是因爲固執聖經文字。這人固執一句聖經，那人固執一句聖經：這人說自己是而別人非，那人說別人非而自己是；大家做了文字的奴隸。結果惡劣，不問而知。現在我們的急務

，就是要把自己叫醒，回轉來做文字的主人，不要再做文字的奴僕。並非是要取消聖經，乃是要除去固執聖經的流弊。

(3)是否要取消宗派？或者有人說，難道我們要取消宗派麼？誠然有許多人正在這樣的鼓吹；但這樣鼓吹的人，却創立着一個新的宗派，不過他們不立宗派的名稱罷了。他們固執聖經的文字，正如別的宗派一樣。所以照作者所見，宗派名稱可以取消，宗派機關可以合併，宗派組織可以變化；但是宗派實際的存在，却是一件必然的而且無須過慮的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親如父子夫婦兄弟，意見也有出入。無論那一宗教，在許多細目上，各信徒的見解未必盡同，而且不能強之使同。所以說卽或取消宗派的名稱，宗派的實際仍然存在。就如佛教的分宗，對於整個的佛教一無傷損。只要大家在『虔誠』這一個條件之下，承認彼此是殊途同歸便可以了。至於宗派的盲從，顯

然沒有甚麼價值，我們也用不着詳爲討論。

(三) 耶穌不贊成固執聖經

(1) 他自己不贊成固執聖經。當耶穌在世時，一般法利賽猶太人非常固執聖經文字。在舊約聖經，摩西定有種種規律，猶太人都奉這些規律如同神聖一樣。心裏雖不清潔，表面上總要循規蹈矩的守着聖經律例。舊約聖經說在安息日要停息諸工，不可作事，法利賽猶太人莫不視爲金科玉律，在表面上奉之惟謹。然而耶穌却不固執舊約聖經的字面解釋，所以他在安息日出來醫治病。有一個安息日，耶穌進了一個會堂，遇着一個人，枯乾了一隻手，等候着耶穌到來醫治。那時便有法利賽人試探耶穌說，在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們這樣問，是要得着把柄，控告耶穌不守舊約經文的罪。耶穌怎樣回答他們呢？他說，『你們中間誰有一隻羊，當安息日掉在坑裏，不把他抓住

拉上來呢？人比羊何等貴重呢？所以在安息日作善事是可以的」。（見馬太福音第十二章）他的意思就是『安息日是爲人而設立的，人不是爲安息日而設立的』。（見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節）。照樣，我們也可以說聖經是爲人而作的，人却不是爲聖經而作。耶穌言外之意，不難推得。耶穌自己並不固執聖經。

(2) 他指摘法利賽人固執聖經。法利賽猶太人已經養成了固執聖經的習慣，他們以爲聖經的一點一畫都是天經地義，他們在宗教上的責任，只要機械的遵守着舊約聖經。舊約聖經說何時何地要祈禱，他們就在何時何地祈禱。舊約聖經說做何事要守何種禮節，他們就謹守何種禮節。他們死守文字，所以他們的生活是刻板的；至於性靈上的修養和整潔，他們倒看爲可輕的事。在家語，孔子說，「昔東夷之子慕諸夏之禮，有女而寡，爲納私壻，終身不嫁。嫁則不嫁矣，亦有

貞節之義也。蒼梧嬈娶妻而美，讓與其兄。讓則讓矣，然非禮之讓也。這兩人守寡守讓，都非孔子所取。爲甚麼呢？他們的錯誤，就是慕中國文明的外表，而忘中國文明的實質；守中國禮讓的條文，而背中國禮讓的真義。執其小而棄其大，取其輕而捨其重。這與法利賽猶太人的行爲，非常相倣。舊約申命記十一章說，『你們要將我的話繫在手上爲記號，戴在額上爲經文。……又要寫在房屋的門板上，並城門上』。法利賽猶太人爲要謹守條文，常將經文寫在門上壁上和衣飾上，出入坐立，都觀看着。但他們却忘記了比這更大的義。因此，所以耶穌責備他們說，『你們查考聖經，因爲你們以爲內中有永生，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然而你們不肯到我這裏來得生命』。（約翰福音五章三十九和四十節）。

有人說耶穌在馬太福音五章十七十八節明明告訴我們說，『莫想

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固守聖經文字，似乎是耶穌的本意。不知耶穌這些話是對未受聖靈充滿的從徒說的。照耶穌的意思，一個人未曾受着聖靈充滿，絕對要受律法限制。倘若既然受了靈感，性靈已經覺悟，他就因着真理而得自由，他的公義超乎律法之上，不再受着律法的機械拘束。律法已經不是爲着他而做的，他又何必固執律法？保羅說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便是這個意思。何況律法和經文並非完全相同的事呢？不過聖經含有律法罷了。聖經本身沒有甚麼流弊，聖經的流弊完全起於固執。

(四) 只要順從聖靈

(1) 聖靈比聖經還大。文字的範圍有限，聖經文字的範圍更爲有限。在複雜的人類行爲上，想要事事限以條文，就難免掛一漏萬，

而且事實上也做不到。聖經有的，我方纔做；聖經沒有的，我就不做；這完全是既受靈感的人所不應該有的態度。約翰福音末章末節說，『耶穌所行的事還有許多，若是一一的都寫出來，我想所寫的書，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約翰的話雖然是故甚其詞，但我們到底不能不承認新約聖經四福音所載的，不外耶穌言行十分之一，或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而已。其餘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或百分之九十九，或十分之九，我們後來的人，怎能知道呢？何況耶穌傳道不過寥寥數年的光陰，而他想要教訓我們的事，就百年千年也說不了。他已說的只有一小部分見於聖經文字；他欲說而未曾說的，更無文字根據。然則我們追隨基督，應以甚麼爲最後的和最大的根據呢？耶穌很明白這一點，所以他在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節說，『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

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聖靈的範圍顯然大過聖經。耶穌曾說而聖經已載，和耶穌曾說而聖經未載，以及耶穌欲說而還沒有說過的事，只要我們順着聖靈的啓迪，便可得而明白。倘若耶穌要我們固執聖經，他又何必再遣聖靈來指教我們？

(2) 聖經乃上帝藉人而作的默示。約伯記三十二章八節說，『在人裏面有靈，全能者的默示（或作氣）使人有聰明』。又提摩太後書三章十六節說，『凡上帝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可見聖經自己也表明經文是上帝的靈藉着人而作的默示；而這默示原是忠實信徒人人可享的權利。既然如此，爲何我們偏要看輕這直接的靈啓，而時常固執那間接指示我們的經文呢？保羅可受上帝默示，我們也可受上帝默示。彼得可受聖靈感動，我們也可受聖靈感動。阿巴拉罕和撒母耳曾經聽見上帝的聲音，

我們也可聽見上帝的聲音。各人可從上帝得着適合自己需要的靈感，各人的靈感正如自己的衣裳一樣。我們若捨自己的靈感而勉強固執保羅彼得的靈感，豈不是好像一個人不着自己豐盛的衣裳，而偏要穿上別人的衣裳麼？

(3) 我們要順從靈啓多過順從經文。靈啓是直接的，經文是間接的。我們不相信自己眼睛所直接看見的，和自己耳朵所直接聽見的，而偏要相信別人的耳朵和別人的眼睛；難道別人的耳目一定比我們自己的耳目靠得住麼？蜘蛛本來是八隻腳的，但有一對觸鬚，和腳非常相倣。古希臘大哲學家和大科學家亞里士多德看錯了，曾說蜘蛛是有十隻腳的。後來有許多學者，讀了亞里士多德的書，自己的眼明睛直接看見蜘蛛有八隻腳，也不肯遽然相信。他們說，這恐怕不是蜘蛛吧，因為蜘蛛是有十隻腳的，亞里士多德已經說過了。於是他們遇見

過真蜘蛛，而竟然一生看不見蜘蛛；你說這些學者可憐不可憐！從聖經而不從聖靈的人，正是這樣。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耶路撒冷聖殿的幔子裂開了，於是世人可以直接敬拜上帝，並且可與上帝直接交通，不必再間接藉着祭司的力量。人可直接得着靈感，人與上帝中間的隔膜已經完全除去。可是一般基督徒仍然不明白，仍然固執聖經，把聖經去代替祭司的地位。所以在保羅時，還有許許多的基督徒，固執舊約經文，說外邦人想要信從基督，非受割禮不可。積習既深，改變實非容易。後來教皇專權，厲行愚民政策，上帝與信徒的直接關係，更加暗晦。於是馬丁路德出，攻擊教皇的操縱，回復人民讀經的權利，情形當然比教皇專制時代較好。然而聖經的固執，終無一人出來打破。所以自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後，數百年間，名為回復宗教自由，實則擾擾攘攘，分門別戶，

互相攻擊，離宗教的自由更遠。在許多相信新教即改正教的國家，他們國裏沒有佛教，沒有孔教，沒有道教，只有一個宗教，就是耶穌教道。然而他們却日日鬧着宗教自由運動，這豈不是極端可笑的事？這豈非證明最盛行基督教的國家，却最缺少宗教自由？國內只有一個基督教，而憲法上倒要鄭重地保證宗教自由的權利；千餘年來西方各國絕對沒有宗教自由，可以不言而喻。有人說這是因為西人喜愛自由，所以力爭自由；基督徒喜愛真理，所以肯為真理力戰，寧死不屈。但為着爭自由，和為着爭真理，而至於在同一宗教之下，分門別戶，互相詆諉；無論如何巧辯，總是說不通的。故此我們可以直截了當的說，文字束縛的解放，乃是宗教解放的基礎。

(五) 基督徒應抱的態度

(1) 不要使基督滿身受箭。天主教徒不應說改正教徒所相信的

是邪道，而不是得救的真理。改正教徒也不應說天主教徒所相信的不是得救的真理，而是邪道。照樣，甲教會不應說自己是真的，乙教會是假的。乙教會也不應說甲教會是假的，自己是真的。新神學家不應指舊神學爲左道，舊神學家也不應指新神學爲異端。因爲大家都奉耶穌基督爲主。不然各宗派彼此進攻自衛，都拿耶穌基督來做藤牌，豈不要弄到耶穌基督滿身箭孔麼？基督徒何苦乃爾？聖經的價值不應減低，宗派的存立不必禁止：只要我們真心信賴上帝和聖靈並耶穌基督就可以了。

(2) 基督徒的定義。我們對於基督徒的定義，應當採取一種較大的眼光。並非固守聖經的纔是基督徒。基督徒乃是敬拜上帝，信賴基督，而凡事順從聖靈的人。須知宗教上最大的壞寶，乃是不執我的慧信，和不執我的覺悟。能不執我，纔足與談真理。一涉『我執』，

就不是最後的真理，而是「我的真理」罷了。真理是天下人所共有的，用不着我執，自然可爲我有。倘若不是真理，就無論如何執我，也不能令他成爲真理。所以真實的基督徒總應努力向着真理的標準直跑，不自誇，也不一味批評別人。他所攻擊的，只有不順從聖靈的邪惡和假冒爲善的行爲。倘若一個人誠心信賴上帝和基督聖靈，就無論他的信仰是否全與聖經相同，沒有一個基督徒可以指他爲不得救的。誠心信賴上帝和基督並聖靈，就已經踏上基督教的正途了。審判的只有一位，我們萬萬不可僭越。

(3)但求自己覺得無可責備。保羅的態度多有可取之處。他在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四五兩節說，『我雖不覺得自己有錯，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稱義，但判斷我的乃是主，所以時候未到，甚麼都不可以論斷：只等主來，他要照出暗中的隱情，顯明人心的意念。那時，各人

要從上帝那裏得着稱讚』。保羅主張不要論斷別個基督徒的信仰，不自說已經成義；基督徒的目標，祇是要使自己不覺得有錯，和使自己的良心不責備自己。信徒既受聖靈啓迪之後，便要努力上進，凡事不要明知故犯。『我們的心若責備我們，上帝比我們的心大，一切事沒有不知道的。親愛的弟兄阿，我們的心若不責備我們，就可以向上帝坦然無懼了』。（約翰一書三章二十和二十一節）。只要在上帝面前追求真理，坦然無懼，不明知故犯，不自己責備自己。若然做到這一步，就是真實的基督徒。無論他所信的是天主教，是改正教，是浸禮，是洗禮，是舊神學，或是新神學，都是殊途而同歸的。反過來說，倘若一個人徒然固執，徒然盲從，心有疑懼，良心自責，就無論他如何勤讀聖經和勤講聖經，甚且日夜住在天主教堂或耶穌教堂裏面，得救的門終是向他掩閉着的。

基督徒可否對先人的遺像點首鞠躬，表示敬意呢？基督徒可否食祭過偶像的東西呢？基督徒可否守儒釋道的各種宗教習例呢？基督徒可否不信聖經所載的異蹟呢？諸如此類，許許多多的問題，訴諸聖經是可以的，但絕對不要固執聖經。最要緊的還是要訴諸聖靈，而順從聖靈的指導。

(六) 結論：註腳和照面

宋儒陸象山採納佛教精義，不贊成固執六經文字，所以說六經都是我們的註腳。使徒雅各在新約雅各書也說聖經好像一面鏡子，能用來察看我們自己本來的面目。陸氏所謂六經註腳，和雅各所謂聖經照面，真是互相發明，東西輝影。我們的問題，就是原文重要，還是註腳重要？自己的面目實際，還是鏡子裏的面目實際呢？當然是註腳和鏡子未必完全可靠。哥林多前書十三章十二節明明說，『我們如今彷

佛對着鏡子觀看，模糊不清』。文字有限，聖經尙非完全的鏡子，觀此可見。基督徒不可不知固執聖經的流弊，而從速捨舟登岸。中華民族對基督教的貢獻，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第一章 東方的宗教陣線

(二) 迂緩的進展

世界最有名的宗教，有基督教佛教孔教道教回教和印度教數種。根據專家的估計，全世界有人口十八萬萬。這十八萬萬人有一部分是不信宗教的。此外，信回教的約有二萬二千萬人，信印度教的約有二萬二千萬人，信佛教的約有二萬萬人，信孔教道教的共有三萬萬人，信基督教的（連天主教在內）却有六萬二千五百餘萬。可見在全球的人口中，信基督教的人，遠遠超過任何其他一個宗教。耶穌說門徒「必定得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他的見證。又說，『天國好像一粒芥菜種，有人拿去，種在田裏；這原是百種裏最小的，等到長起來，却比各樣的菜都大，且成了樹，天

上的飛鳥來宿在他的枝上』。基督教在西方進展的迅速，真已應驗了耶穌的話。

但基督教在東方就不是這樣了。耶穌死後六百三十五年，正在中國唐朝的時候，基督教的景教派 *Nestorian Christians* 便進了我國陝西的西安府。當時因中國稱羅馬爲大秦，所以稱景教爲大秦教。基督教來華，實在不能算爲不早。但過了不多時候，這景教竟然完全消滅。其後元朝也有西教徒來華傳道；馬可保羅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個人物，並且曾在中國朝廷做官。但是爲時不久，基督教傳道事業，也都煙消雲散。再後明朝有利馬竇 *Ricci Matteo* 等一班天主教士，來華努力傳播教道。直到現在，經了數百年的光陰，全國天主教徒才只有二百萬人。至於新教即通常所謂耶穌教，則自從瑪利遜 *Robert Morrison* 於一八〇七年來華之後，到如今也差不多一百三十年了，全國教徒就只有六七

十萬而已。在四萬萬人口之中，這二百餘萬的數目，真是渺小之至。可見基督教傳道事業在華進展，確然迂緩得很。然而中國到底是全世界基督教會最大的傳道場，教士到來，多如過江之鯽，傳道費用，也不知幾萬萬了。

這進展迂緩的情形，乃是一件耐人尋味的事。若說基督教是沒有力量的，為何他在西方能有那樣迅速的發展？若說基督教確有力量，為何他在中國倒這樣的躊躇不前。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是不可不詳細考察的。

(二) 基督教的遭遇

基督教傳道事業，在華進展很慢，有許多特別的理由。作者在前著『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一書，曾經分條縷述。例如近代的科學運動，和近代的懷疑論無神論等，都有很大的影響。而西方基督教民族

的侵略行爲，和他們的物質主義，也與此事相關。閱者若把上述一書第六章「太平洋上的基督」復按，不難明白究竟。但現在我們想在這裏特別提出的一個原因，就是基督教在華的遭遇不同。這裏所謂遭遇，乃指基督教在這東方陣線上所遭遇着的宗教。

(1) 基督教在西方的遭遇。基督教在西方的遭遇，和在東方的遭遇大不相同。因此，所以他在西方的陣線和在東方的陣線，也天然彼此相異。根據他在西方發展的情形，去推測他在東方的發展，是絕對不合理的一件事。至於他在東方陣線不能採用西方陣線的戰略，更不必說。我們想要指導基督教在東方的正當發展，非先明白他在東西兩方面的遭遇不可。

基督教在西方所遇着的宗教，都是很幼稚的。在猶太附近一帶的巴力教，在埃及所遇的拜物教，和在埃及希臘羅馬所遇的自然崇拜，

一切都是迷信的作用。他們的宗教信仰，大半以神話爲背景。有許多神話，例如日神生子，天神結婚，以及各神戰爭報復的故事，雖然富於美術性質，但是內容詭誕，稍有知識的人都能看見；故此基督教一傳入來，各地人民都驚嘆他的教義高超卓越，於是乎天然發生了一種敬仰的心。

同時當基督教初期傳道之際，羅馬帝國正在鼎盛。王室的宗旨，在於政治團結，而不在於宗教征服。所以初時很能優容基督教道的傳佈。後來因見基督教義令人尊敬上帝多過尊敬帝王，才有幾個暴君，對基督教會加以壓逼。但君士坦丁大帝 Constantine the Great 出，（紀元後三〇六至三七七年間），因覺基督徒的團結力和忍耐力不可輕侮，決意把這團結和忍耐精神，灌輸到自己的百姓和軍隊裏頭，以便鞏固本人的政位。於是他就詭稱受神啓示，叫人信仰基督教道。自從那時以後，

基督教便漸漸地成爲羅馬的國教。再後西羅馬帝國崩潰，北歐民族南進，這些人民由茹毛飲血之俗，忽然沾染上國文明，他們欣然接受基督教道，自是必然之理。這樣一來，基督教就普及了整個歐洲。直至最近數百年間，基督教並且傳入了非洲美洲澳洲等地。非美澳都是文明未啓的地方，基督教的傳佈，簡直是推枯拉朽而已。基督教在西方的遭遇，不外如是。

(2) 基督教在東方的遭遇。基督教在東方的遭遇，就不像在西方那樣的簡單。東方的印度和中國都是古代文化的中心，而且都是世界許多有名宗教的策源地。尤其是在我們中國，東方有名的宗教都在這裏集了大成。以倫理擅長的儒教，以靈修著名的佛教，和以哲理見稱的道教，都在中國煦育涵養，大耀光彩。他們的基礎，並不是愚夫愚婦的迷信。拿埃及希臘羅馬北歐非洲美洲澳洲的原有宗教與儒釋道

相比，真是欲以方寸而齊岑樓，塈垤而齊泰嶽罷了。有了這個原因，基督教在東方陣線的進展，當然不是容易。

不過中國人的宗教政策，向來是寬容的。數千年來，政府對各教採用寬容政略，學者對各教採用寬大眼光，一般人民對各教也採寬容態度。「君子謀道」；「朝聞道，夕死可也」。這乃中國人的宗教精神。三武壓抑佛教，和昌黎諫迎佛骨等事，只是特殊的例外而已。所以這一點，倒是基督教在東方遭遇的便利。（參看『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第四章）。

（三）戰略和戰具的錯誤

既有上文所述的便利，基督教在東方進展的困難，應該可以減少。然而困難的情形，仍是如舊。爲甚麼呢？照作者看來，最大的原因，就是戰略和戰具上的錯誤。換而言之，就是基督教會仍用西方陣線

上的戰術戰具，來對待儒釋道教。

(1) 看儒釋道爲法利賽主義。大部分的傳教士把儒釋道教當作法利賽主義看待，以爲相信儒釋道教的都是假冒爲善的人。他們動不動引用聖經裏耶穌責備法利賽人的言語，去責備一般儒釋道教的教徒。當然儒釋道教裏頭假冒爲善的人不少，正如基督教裏也有許多假冒爲善的人。但法利賽人乃指信上帝和信聖經而却不順從上帝和不順從聖經真理的人。儒釋道教的教徒，有許多還未明白上帝和還未看見過聖經，倘若遽然加以一個法利賽人的頭銜，恐怕他們擔當不起。「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正當人前，把天國的門關了。自己不進去，正要進去的人，你們也不容他們進去。你們這假冒爲善的文士和法利賽人有禍了，因爲你們走徧洋海陸地，勾引一個人入教，既入了教，卻使他們作地獄之子，比你們還加倍……」

。試問耶穌責罵法利賽人這些話語，是否可以用來責罵儒釋道徒的全體呢？是否可以用來責罵孔子釋迦老子和堯舜禹湯文武等先聖先賢呢？以法利賽主義看待儒釋道教，當然是一件極不公平的事。

(2) 看儒釋道爲魔道邪教。 儒釋道教不是絕對完全的真理，這事沒有一人可以否認。儒釋道教的末流雜有迷信，我們也不能否認這事。但說儒釋道教只是魔道邪術，那就未免小看孔釋老了。釋迦的慈祥懇贊，孔子的仁愛和平，老子的清超高潔，都是耶穌所贊成的。他們謀道，他們求道，他們並且努力行道，他們都有慕善趨善的心。傳教士勉強擡耶穌出來，要耶穌指罵孔釋老爲故意提倡魔道邪術的人，恐怕耶穌未必肯幹。有許多基督徒說儒釋道是與基督爲敵的，其實儒釋道的真義並不以基督教爲敵。只有眼光淺近的基督徒，硬說他們是基督教的仇敵罷。

(3) 以不純粹的器械應戰。在戰術上，欲操勝算，當有純粹真實的器械。西方傳來的基督教，有許多不純粹的地方；最不純粹的兩個地點，就是在簡樸和平的基督教，加上了羅馬的武力主義和金錢主義。耶穌本來是和平之君。（以賽亞書九章六節）。他降生時，有天使歌頌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給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加福音二章三十四節）。他又叫人要彼此和睦，並且要愛仇敵，基督教真是和平的宗教。但當君士坦丁卽位爲帝時，國中有數人爭奪帝位，君士坦丁東征西討，垂十八年。相傳有一次他禱告日神，（其實乃是詭言），忽見落日之上，有一大十字架，如火燒着，上面寫有 In This Sign Conquer 數字。於是他就以十字架爲他戰旗的標號。主後三一二年他大敗敵人，獨握國政；從茲以往，和平之君的十字架，便成了歐洲人戰爭的記號。十字軍興，流血殺戮，慘無天日；當

時隨着軍隊而高舉的，就是這基督的十字旗。直至現在，歐洲人每有殺伐，仍說是奉救主的十字架。君士坦丁作俑，而羅馬的武力主義浸染了基督教。現時西方的基督教，顯然不是純粹的基督教道。

又基督教本來是看輕物質和財產的。耶穌說財主想入天國比駱駝穿過針孔還要困難。但在主後三二一年，君士坦丁大帝下令准許基督教團體收管財產，（包括捐產和遺產）；而且他自己也把大宗土地和款項，捐贈教會。於是遂開了教會握有大批財產的端緒。自是以後，西方基督教會便多半染了羅馬物質金錢主義的色彩。這不純粹的情形，明眼人很易察見。直至今日，還有不少的教會，（包括天主教會在內），因金錢而漸漸腐化。中國人看了上述武力主義和物質主義混雜在西方的基督教裏，焉能不發生疑慮？中國人疑慮一生，基督教在華的戰鬪力就減退了。（參看『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第六章）

(四) 今後基督教應採的方針

(1) 攻心而不攻教。耶穌並不攻擊整個猶太教即希伯來教，他所攻擊的乃是法利賽人邪惡的心。攻心而不攻教，原是耶穌的態度。至於像儒釋道這樣比較高尚的宗教，當耶穌時代，西方簡直沒有；說耶穌攻擊儒釋道教，實無根據。基督徒在中國絕對不應該說儒教徒佛教徒和道教徒是邪惡的。我們只可以說人心是不好的；假冒爲善之徒，無論在儒釋道教或在基督教內，都不得救。

(2) 儒釋道教徒也可得救。根據本人的靈感，根據必然的情理，和根據聖經的教訓，作者堅信真誠不自欺的儒釋道教教徒都可得救。第一，不教而誅，上帝不忍。第二，保羅和約翰都表明得救最重要的條件是自己良心不加責備，覺得在神面前坦然無懼。第三，羅馬書二章明明說外邦人順着良心行義，必蒙上帝矜恤。第四，希伯來書十

章說我們得知真道之後，故意犯罪，方才沒有得救希望。倘若未知真道，而犯罪出於無意；上帝必加饒恕。第五，羅馬書十章並且說明信道是從聽道而來，聽道又要靠着有人傳道，而傳道的始基還是奉着神的差遣。可見信道往往是一件異常複雜的事。倘若傳道人不是奉着神的差遣，或傳道而不能講論清楚，使人得受靈感，得蒙光照，『於聖靈有分』，『覺悟來世權能』；那麼聽道的人不能信道，就不是聽道人的過失，而是傳道人的過失了。有些基督徒以爲只要對非基督徒略略說及『耶穌』，他們若不相信，就要他們自己負着沉淪之責。天下間那有此理？耶穌在四福音所作的言語，大都是對已信上帝或對舊約聖經已有相當了解的人說的，所以有時說得簡單嚴厲一些，使讀者覺得似乎無論那一位非基督徒，耳裏一聽見了耶穌兩字，便要立刻相信，不然便必滅亡。其實耶穌所希望於非基督徒的，乃是慧信，不是迷

信。中國情形與當日猶太情形不同，欲使儒釋道教教徒對基督教發生有根有基的慧信，有時非有數日或數月或數年工作不可。倘若在數年間他總沒有覺得已受聖靈啓迪，良心並不督促自己相信耶穌，我們就實在不能遽然要他負上滅亡之責。恐怕他滅亡之責，要講道者負上也未可定。可見虔誠追求善義的儒釋道徒，在未受聖靈催促相信耶穌之時，倘若他們的良心絕對不覺得自己要受責備，他們的過失就不是明知故犯。而他們既信耶穌之後，倘若覺得保持某種儒釋道宗教思想是良心不責備的，別的基督徒也絕對不能干涉和責罵他們的權利。但若良明知應該立時相信基督而竟然故意稽延，那末明知故犯的罪，就在他們自己的肩上了。

(3) 歸同反一以誠以靈。在列子裏有這樣的一段說，『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噫，亡一羊何追

者之衆？鄰人曰，多歧路。既返，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以返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遊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某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有濱海而居者，習於水，勇於瀾，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幾半。本學渴，不學瀾，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

，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如今在中國，儒教徒說儒教最好，佛教徒說佛教最好，道教徒說道教最好，基督教徒說基督教是獨一眞理。當然有許多人作這論調，是出於強辯或固執；但有許多人這樣說，却是出於虔誠和良心。於是就使一般殷勤求道的人，弄到徬徨無主，不知到底要如何相信。更有甚的，有如第一章所說，基督教內也分無數派別；我真你假，互相攻擊，令人疑惑不定，甚且愈辨愈亂。歧路之中，又有歧路，可爲今日中國的宗教情形寫照。徘徊於各教之間的亡羊固多；就是『以色列家的亡羊』倒也不少。在這環境之內，我們應該怎樣做呢？照作者所見，楊子歸同反一的工作，確是今日中國的需要。

作者相信各國古代追求眞理善義的聖賢，都是上帝所興起的。使徒行傳十四章說，上帝『在從前的世代，任憑萬國各行其道，然而爲

自己未嘗不顯出證據來」。又詩篇一百四十五篇說，「凡求告耶和華（上帝）的，就是誠心求告他的，耶和華便與他們相近」。又加拉太書五章說，「情慾的事都是顯而易見的，就如姦淫污穢邪蕩拜偶像邪術仇恨競爭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異端嫉妒醉酒荒宴等類。……聖靈所結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舊約聖經時代的領袖，會被上帝的聖靈感動的，為數也很不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都曾求告上帝，孔子釋迦老子的行為顯然與聖靈的果子相合。儒釋道或有許多不純粹和不完全的地方：儒釋道教的聖哲都是血肉的人，當然有許多錯誤和缺乏。但是老子孔子釋迦等與上帝的聖靈有份，絕對可無疑義。為何我們儒釋道耶各教的教徒不肯歸同返本，互相承認各教的真理呢？

故此，從今以後，中國基督徒對儒釋道教的態度，和儒釋道徒對

基督教的態度，應當首先注重返本。若不返本而只知固執歧途，就自以爲是或竟爲非，自以爲非或竟爲是，永遠踏不着實地了。甚麼是歸同返本呢？就是以誠以靈這四個字。在約翰福音第四章十九至二十四節，撒瑪利亞婦人對耶穌說，『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說，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以誠以靈，真是返本的最要事項。倘若儒釋道耶各教的信徒虔心追求真道，把各教都去研究一下，不要閉關自守，故步自封，只知以最誠懇的心順從聖靈啓迪，就縱然一時未能盡窺真理，總可算爲已經踏上得救之路。若基督徒拒絕以誠以靈去研究儒釋道教，或儒釋道徒拒絕以誠以靈去研究基督教義，那就真是謀食而不謀道的人，他們的信仰只是固執或迷信或盲從而已。

基督教徒未嘗細察儒釋道教之前，不要先存門戶之見來儒釋道徒。

未曾細察基督教之前，也不要先作惟我獨清的心。無論你說信德是得救的道路，或說因果是解脫的道途，或說無爲是齊死生的妙徑，或說正命是成仁得義的常蹊，『以誠以靈』總是道途蹊徑的開端。一離去性靈，一離去誠實，就完全沒有善果和超脫。

(五) 是否要丟棄中心信仰

(1) 各教仍有中心的信仰。或者有人說，若採上文所述的態度，就各宗教都漫無標準，而基督教也要丟棄他的中心信仰，承認相信任何宗教都可以得救了。不然，不然。基督教的中心信仰，仍然可以存在，而且必定要存在着。非但各教的中心信仰可以存在，就是每教各宗的細微分別，也可繼續保存。儒教徒仍然可以異轍獨標，基督教徒仍然可以努力衛道。不過彼此要承認同有聖靈的起源，大家要以誠實靈啓爲出發點，而基督教只可以看自己爲比較最完全的宗教而已。

至於基督教各宗派應當互認殊途同歸，第一章經已說明，茲不再贅。

(2) 岐路追尋是可以的。儒釋道耶都是宇宙上帝大道的歧途。間每教的各宗派，乃是歧路當中的歧路。基督教會裏面有亡羊，正如儒釋道教裏面有亡羊一樣。追歧是可以的，但不要因為追歧而忘記歸同。須知各個歧路都出於一個本原；祇知追歧而不知歸同，就愈追而離大道愈遠。自從唐朝以後，儒釋道三教合一運動，連綿不絕。用我們中國文化歸同反本的精神，去浸灌今日基督教的傳道事業，倒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但合作之下，可有分工。同根之樹，仍然可有不同的枝葉。明乎此，可知各教或各宗應有的關係。

(六) 結語

科學用具之中有兩種鏡子，一種是顯微鏡，一種是望遠鏡。用顯微鏡觀察，就同一物體各部分有許許多的分別。用望遠鏡觀察，就

宇宙的萬象都是同一系統。基督教在東方陣線上，不要忘記用望遠鏡來觀察各教。墨子尙同篇說，『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於是墨子進而提出上同於天之說，以爲補救良法。歸其同而返其一，今日中國的宗教需要，正是如此。

中國文化的宗教寬容確有可取的地方。孔教虛心慕道求道的精神，誠然是中國文化的一個特點。對於宗教的歸同運動，中國方面的故有宗教沒有甚麼問題；最要緊的還是要基督教徒改變態度。倘若基督教徒肯加入這一種運動，而同時整頓基督教會內容，使他成爲更純粹的，基督教在中國和東方之陣線的進展，必定非常迅速。不然，就真會快快的成爲強弩之末了。

第二章 儒釋道耶同源論

南齊書張融傳（號思光）說張融臨死時，左手拿着孝經和老子道德經，右手拿着法華經；這表明在他心中，儒釋道三教是合一的。在愛斯拉沙伯 Aix-la-chapelle 地方，有查里曼大帝 Charlemagne the Great 的墳墓，據說當埋葬時，他的尸身端坐金椅之上，把基督教聖經放在雙膝上面，用手指着耶穌的一句話說，『人就是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節）。這表明在他心裏，基督教乃是獨一的眞理。其實這兩人的態度，却代表着今世許多人士的心理。自唐歷宋，以達今日，儒釋道三教合一論，已經成了老生常談。而指基督教爲世上獨一無二的眞理，稱儒釋道都是異端邪說，又已成爲世上一般基督徒常彈的調子。因此，所以在許多學者心

中，基督教好像真是獨標一幟，與儒釋道教絕無關係。有人指基督教爲上帝教，而指儒釋道爲心教。有人指基督教爲一神教，而指儒釋道爲多神教。有人指基督教爲因信得救教，而指儒釋道爲修行得救教。有人指基督教爲閉關主義教，而指儒釋道爲門戶開放教。又有人指基督教爲因果教，而指儒釋道爲順因果教。實則天地間的大道，原來沒有分歧。分歧的只有枝節而非根本。基督教與儒釋道，在枝節上誠然有許多分別，但在根本上就四教實同一源。陸九淵說，『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這句話真是不錯。

(一) 四教都以聖靈爲本

老君騎牛圖



像畫子老子遠教道

陳章毅不老松主人集

圖



像畫迦釋祖始教佛

(1) 基督教的靈本論。作者堅信四教都是同源，彼此都以聖靈爲本。（其實並不限於四教，不過這四教與中國最有關係，所以本書只提四教。回教是一神教，穆聖本人非常看重天啓，與猶太教基督教很有淵源，可不分論）。先拿基督教來說吧。耶穌告訴我們說，『上帝是個靈，所以拜他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翰福音四章二十四節）。在聖經裏，聖靈就是上帝，上帝就是聖靈，分稱爲二，實乃一體。請看下列幾個的引證。以賽亞書六章五至十節有這樣的一段說，『那時我（以賽亞自稱）說，禍哉，禍哉，我滅亡了，因爲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即主上帝）。……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却不懂得』。以賽亞明明說上述經文之後面一句是主耶和華上帝說的。但在使徒行傳二十八章二十五和

二十六節，保羅怎樣引述呢？『未散以先，保羅說了一句話說，聖靈藉先知以賽亞向你們祖宗所說的話是不錯的。他說「你去告訴這百姓說，你們聽是要聽見，卻不明白，看是要看見，却不懂得」。在這裏，保羅倒說他所引用的兩句話是聖靈所講。可見照基督教聖經的意思，上帝就是聖靈，聖靈就是上帝。又創世記第一章說，『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詩篇三十三篇說，『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萬象藉他口中的氣而成』。可見聖靈是與上帝同工。此外，上帝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聖經論及聖靈，也表明他是無所不知，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聖靈是基督教的根本，他與上帝原屬一體。沒有一個基督徒不承認這事。

(2) 基督教的靈本論。孔子說萬物始於大一，(即太一，見禮運)

；註，大一者，元氣也。淵鑑引五經通義說，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又加註說昊天上帝卽是天皇大帝，亦卽太一。淮南子說，『太微者太一之庭，紫宮者太一之居』；亦釋爲天皇大帝。又廣雅說，『太初氣之始也』。易繫傳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春秋繁露說，『天亦有喜怒之氣，哀樂之心，與人相副』。尙書說，『天有五號，……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根據上列句語，可知在孔教裏，太一卽是太極，卽是元氣，亦卽昊天上帝。現在我們只要證明這太一元氣卽是聖靈，便可表明孔教的根本與基督教的根本相同了。基督教稱聖靈爲氣，看下列引證自明。詩篇三十三篇六節說宇宙萬象藉上帝口中的氣而成。以賽亞書四十章七節說，『草必枯乾，花必凋殘，因爲耶和華的氣吹在其上』。又耶穌在約翰福音二十章對門徒說，上帝怎樣遣他，他也要怎樣差遣他們。於是『他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可知在基督教裏，上帝的氣和聖靈乃是通用的名詞。經過這番解釋之後，我們實在不能不承認孔教和基督教在聖靈上的合一了。申而言之，大一，太一，太極，元氣、昊天上帝，聖靈，耶和華上帝，和上帝的氣，原來是同義的句辭。孔教與基督教誠然同以上帝和聖靈爲本。不過彼此明白上帝和聖靈，有深淺純雜的不同罷。作者承認基督教明白上帝和聖靈比我們孔子教清楚得多；然而我們終不能因此而擯棄或輕看整個孔教。

孟子說，『吾善養我浩然之氣』。公孫丑說，『敢問何謂浩然之氣』？孟子說，『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孟子又說，『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庶人去之，君子存之』。文天祥正氣歌說，『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

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爲之根。……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試問孟子所謂浩然之氣，所謂君子存之，庶人去之，文天祥所謂正氣，所謂顧此耿耿在，是指何物？其實都是指聖靈，都是指昊天上帝。孟子受靈感而自己倒不甚明白上帝和聖靈，所以說『難言也』。一般後進的人士，更加不明白，所以知養浩然之氣和知守正氣的，寥寥無幾，真是可惜的事。

粵人稱地栗爲馬提，北人稱地栗爲荸薺，滬人稱馬提荸薺爲地栗。粵人至滬問滬人有馬提否，滬人答以沒有。滬人北人至粵，問粵人有地栗荸薺否，粵人也以『沒有』回答。名稱不同，而誤會如此。基督教誤會儒教，儒教誤會基督教，正與此事相倣。

(3) 道教的靈本論。現在讓我們再論道教的靈本。儒道同以中國的古宗教古哲學爲淵源，易經是孔老相同的根據，明白了孔教的靈本論，自然容易明白道教的靈本。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一卽太一，亦卽太極。二乃陰陽，三就是天地人。冲氣以爲和，卽得天地陰陽和合之氣。所以太一元氣乃陰陽二氣之母。這太一或道生一乃指聖靈。老子又說，『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老子所用這個一字，似乎玄祕艱澀得很，其實就是太一元氣和上帝的靈。老子知焉而不得其詳，然而總算根本不差。他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名曰大』。又說，『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見名曰希，搏之不

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老子的描寫，與聖經描寫聖靈的言語相比，若合符節。他所謂一，所謂道，所謂大，所謂氣，所謂夷，所謂希，所謂微，所謂有物混成，所謂有物先天地而生，爲萬物之母，不外聖靈兩字。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老子曾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昔儒解爲藉着天地元氣，回復嬰孩的狀況。這豈不就是約翰福音第三章所謂，『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我說你們必須重生』麼？又豈不就是在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穌所謂一個人不回轉變成小孩子式的樣，斷不能進入天國麼？回復嬰孩的條件，在基督教稱爲聖靈，在道教稱爲太一元氣。一而二，二而一，全無分別。

(4)佛教的靈本論。佛家推重真如二字；這真如即實體實性永世不變之理。釋迦不談造化主宰，而以真如爲宇宙的道；可見佛家雖

表面上不談宇宙主宰，實際上是相信有真如爲主宰的。這真如在人方面就是真心。真心是靜定的；心一流動，受塵緣色相所蔽，便變成了妄心。所以我們要回復真如，明心見性；這時纔有眞的智慧。涅槃經說，一切衆生都有佛性；這佛性乃指真如。真如或真智慧是甚麼呢？其實就是聖靈。佛家說真如是不生不滅，常住不動的。這並不是指沒有生和沒有動，乃指自然而生和自然而動，亦卽道家所謂先天地而生，施無爲之化而已。

怎樣見得真智慧或真如就是基督教所謂聖靈呢？箴言第三章第十九節說，『耶和華以智慧立地，以聰明定天』。（與詩篇三十三篇六節比較。詩篇說諸天藉耶和華的命而造，宇宙萬象藉他的靈而成）。又箴言八章二十二和二十三節說，『我智慧在耶和華造化的起頭，在太初創造萬物之先，就有了我。從亘古，從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沒有深淵沒有大

水的泉源，我已生出。大山未曾奠定，小山未有之先，我已出生。耶和華還沒有創造大地，和田野，並世上的土質，我已生出。他立高天，我在那裏。他在淵面的周圍畫出圓圈，上使穹蒼堅硬，下使淵源穩固，爲滄海定出界限，使水不越過他的命令，立定大地的根基；那時，「我在那裏爲工師」。聖經說聖靈是在天地之先，與上帝同工創造萬象。如今舊約箴言却說智慧與上帝同工，創造萬象，在天地之先已經存在。真智慧和真如就是聖靈，看此可以明白。作者敢說釋迦曾受聖靈感動而推尊聖靈，獨惜他與孔子一樣，對於聖靈沒有澈底明白。

(二) 積浸的重要

儒釋道耶同以聖靈爲本，所以說四教同源。以前基督徒和其他三教的教徒不明白此點。在基督徒的眼裏，儒釋道都是異端邪說；在儒釋道徒的眼裏，基督教乃是左道邪言。不知儒釋道耶立教都是靠着上

帝的聖靈。孔子釋迦老子有過失和有虧欠，他們自己欣然承認；然而他們絕對不是假冒爲善的法利賽人。儒釋道教的教義，當然絕對不能稱爲純淨無疵。例如道家附會方士而增加的迷信，和釋教拜菩薩，孔教拜山川河嶽等種行爲，顯然難免識者譏笑。但這不外因爲孔釋老所受的靈感有限，和所見的靈理不清，後代信徒刪改增益，遂離真道更遠；錯處絕對不在聖靈，而孔釋老也絕對不是故意提倡邪道。在今日基督教裏，信徒的信仰又何嘗沒有許多地點是不純粹和不正當的？

(1) 耶穌的目的。世上無論那一個民族，都天然知道分別善惡。甚至野蠻的人，也有多少分別善惡的心。人爲萬物之靈，除了那些天良泯滅者外，在人裏面，總有一綫聖靈的光。但有許多人靈光不足，所以辨別善惡不清。又有許多人靈力不足，所以心爲形役，以耳目亂心，明知是惡竟然去做，明知是善竟然不作。於是世界充滿罪惡，

億兆生靈在死生的輪子上受刼受苦，不能超脫。天心憫之，所以上帝在每國每代興起聖哲的人，使他們所受的靈感獨多，靈光獨富，靈力獨盛。從他們性靈的泉源，流出正氣和真智慧，叫世人同受感化，而趨向得救的路。聖賢先哲宗旨，就是要教訓世人，警戒世人，使世人增加關於善惡的知識，和增加行善除惡的能力。爲善以誠以靈，對惡明知便不故犯。聖人用心，原來如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老子墨子莊子釋迦阿伯拉罕摩西穆罕默德等，都隸屬於這類聖哲先知之內。

不過這許多聖哲先知所得的靈光靈力，仍然不足。他們雖求正氣和浩然之氣，雖求真如和無量智慧，而有願終是往往莫償。因此，上帝便賜下一位靈光靈力最足的人，就是耶穌基督；他的宗旨是要令人因他而得充盛的靈。故此四福音書一致記載施浸約翰的話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浸（或作施洗），叫你們悔改；但那在我以後來的（指

耶穌」，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給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浸』。（馬太福音三章十一節）。這用聖靈給人施洗或施浸，就是指要使世人浸在天地長存之太一元氣，或浩氣，或正氣，或夷希微大道，或真如，或無上智慧之中；叫人明白上帝的旨意，而實行上帝之道，以便得着無上正覺和無餘解脫。這樣就可以與上帝復和，與天地合，與天地參，有領受真正生命即永生的希望了。用水洗浸是表面儀文，這乃洗面方法。用靈洗浸是根本計畫，這乃革心良圖。革面須先革心。

(2) 受靈浸的真義。用聖靈施浸是全部基督教的基礎。有許多基督徒偏重儀文枝節，而忽略靈浸，很不應該。甚麼叫做靈浸呢？聖靈或正氣或真如是看不見，聽不聞，觸不着的，難道我們可以拿多少聖靈，放在一個大盤子裏，而把我們的身體或肉心洗浸起來，一日舉

行數次麼？難道牧師施洗施浸時所用的水，真是上帝的靈漿聖液麼？難道牧師的手有靈氣流出來，灌輸到我們心裏麼？再不然，難道施洗施浸時必有一道白光瑞氣，從天上直灌我們的頭頂麼？不是，不是，這都不是。我們萬不要固執文字，萬不要徒作字面的解釋。例如各教稱聖靈爲氣，其實這氣字是假借的，用之聊勝於無。聖靈絕對不像人類肉眼所能看見的氣，甚且不像人類塵心所能夢想的氣。老子說這一物（其實也不是物）是無可名的，很對很對。簡而言之，向耶穌受靈浸就是誠心信賴耶穌。至於靈的本體是怎樣的，我們可不必管。孟子說他善養浩然之氣，是要配義與道。義是正義，就是真理；道是道路。配義與道，乃指聖靈具形於真理正義道路；若能順理順義順道，便是善養浩然之氣，便是善養聖靈。約翰一書五章六節說，『聖靈就是真理』。觀此可見真理乃是聖靈較爲具體的方面。如今耶穌對我們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約翰福音十四章六節）。既然耶穌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想從耶穌接受靈浸，豈不是要全心全性信賴耶穌麼？換一句說，浸潤在耶穌的真理生命道路裏，配耶穌的義和配耶穌的道，便是從耶穌受了靈浸。

(3) 信仰耶穌的真義。一個人不知耶穌和不明耶穌而竭力慕善行善，配義與道，我們就絕對不能稱他為不得救的人。但若知道和明白耶穌的真理正義道路，而竟然明知故犯的拒絕他，那就真不好了。想要知道甚麼是從耶穌接受靈浸，必先明白這個解釋。故此我們想要從耶穌接受靈浸，非先信賴耶穌不可。讓我們在這裏略為考察信賴耶穌的真義。

有許多非基督徒與基督徒，以為信耶穌得救是一件很神祕的事。他們有時覺得太神祕了，竟然疑惑起來，自問為何一承認相信耶穌，

就一切罪戾都蒙赦免？難道耶穌有法術，能使我們心裏一信，口裏一承認，便從地獄之門，飛昇到天國麼？保羅演爲耶穌代人贖罪之說，千餘年來，世人往往覺得非常神祕。這神祕的疑惑，在中國人更爲利害。有許多人因這一點，便遲疑不肯接納耶穌。下文對於代贖一點還有解釋，現在我們所要知道的，就是信賴耶穌並非神祕了不得的事。

他的涵義可有下列各點。（甲）信耶穌的第一個要點是要配他的道和配他的義，而浸染在他生命之中。不管你信耶穌爲上帝獨生的神子，或信耶穌是富於神性的人，或信耶穌就是上帝，或信他行神蹟，或信他沒有行神蹟，有一件事我們不能不一致承認，就是耶穌最富於生命真理正義和道德。像這樣的一位，我們若與他聯成一體，用他的心爲心，順從他的教訓，把自己浸在他的生命裏頭，當然可以得着他的生命和真理。（乙）信耶穌的第二個要點是要兼信耶穌的名。使徒行

傳四章十二節說，『除他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着得救』。約翰福音三章十八節說，『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上帝獨生子的名』。馬太福音末章末二節說，『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又使徒行傳二章三十八節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浸，叫你們的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我並不是叫人固執聖經文字，咬文嚼字的去研究他。但這裏說因信耶穌的名而得救，確是一件合理的事。無論你信耶穌就是上帝，或信他是上帝衆子之一，或信他是上帝所生獨一富有靈性的人，或信上帝住在他的心裏，我們都不可不信耶穌的名。耶穌這名字原文的意思是以馬內利，以馬內利的意思是上帝與我們同在。倘若我們能夠以誠以靈，確信耶穌和自己是與上帝同在，在上帝面前坦然無懼，我們就可

以接受豐富的聖靈和生命。故此信耶穌有信名和信實兩大方面，信他的實，就是相信他的聖靈真理。信他的名，就是信他和自己是與上帝同在。至於信要出於真誠，和要以行為做後盾，可以不需多說。

(4) 聖靈是真理的教訓者。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七節稱聖靈爲真理的聖靈，聖靈原是真理的啓迪者。一個人接受靈浸，真是重要得很。耶穌被釘之後，基督福音傳到撒瑪利亞，有許多人悔改了而還沒有受聖靈，所以使徒立刻從耶路撒冷打發人去，使他們接受靈浸。又保羅到以弗所遇着那裏的基督徒，開口第一句便問他們信的時候受了聖靈沒有。我們須知人是萬物之靈，天然具有靈性。但一個人的靈性或者未開，或者開而不足，或者開而被蔽，或者既開之後復被物慾毀滅。使自己的性靈得蒙開鑿，而順着既蒙開鑿的性靈做事，這樣才可以告無罪於天。約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節說，聖靈要將一切的事指教我

們。有了充足的靈光和靈力，行事爲人，就一切不必憂慮。

(三) 有靈者亦若是

顏淵說，『舜何人耶；予何人耶？有爲者，亦若是』。這是顏淵修孔子之道，升堂入室後的說話。照樣，一個既被聖靈充滿的人，也可以說，『彼得何人哉？保羅何人哉？有靈者，亦若是』。有些基督教信徒對於保羅或其他使徒的教訓，一律看爲耶穌教道。他們有時對於保羅彼得等的教訓，心中或有疑惑，也只得勉強相信，或不信而不敢明明告訴別人。他們抱這態度，因爲覺得保羅彼得等使徒的教訓，都在聖經之內。其實這態度的保持，大可不必。例如指耶穌爲我們作祭司，爲我們作祭品，和代我們擔當罪孽，這一件事，保羅在新約聖經連篇累牘的發揮，許多基督徒以爲必定是耶穌基督的本意了。保羅的論斷與舊約聖經獻祭代罪的思想雖然非常接近，而在四福音裏，卻

沒有甚麼有力的根據。只有約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五十節曾記述大祭司該亞法的批評說，耶穌要以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然而各人要擔當自己的罪，原是四福音裏耶穌一貫的教訓。代贖代祭之說，與其指爲耶穌教訓，倒不如指爲保羅教訓。作者並不是說保羅的教訓一定不對。各信徒以誠以靈相信，不是我們所應攻擊的事。保羅不勉強我接受他的解釋，正如我不勉強保羅接受我的解釋一樣。我們拜上帝要以誠以靈。有靈者，亦若是。外盲從而內疑惑，適足以表明自己而不對。

(四) 四教的異同

(一) 孔耶對命理道的共同推重。生命真理道路都是聖靈充滿而得的果子，孔教和基督教一致推重。中庸是四子書最重性靈的一本，他開宗明義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天命

是上帝所賦，與生俱來，和與生俱存的真生命。率性是指順從理性。（宋儒將性分爲理性和情性兩方面，而說理性是靜止的，情性是流動的）。修道是指修整道路。這二項都來自上帝，生於太極一氣，成於陰陽兩儀。請看孔子的言論與耶穌的言論何等接近。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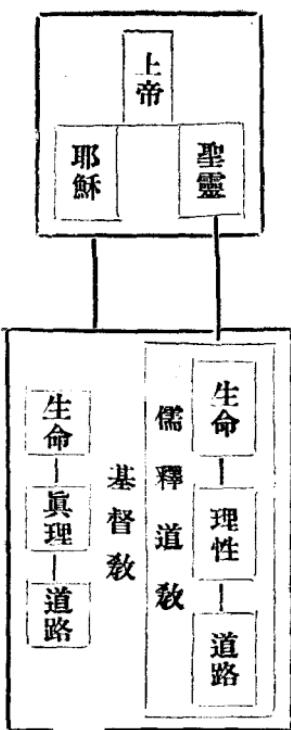
孔子說：天命（生命）之謂性，……率性（理性）之謂道，……修道（道路）之謂教。

耶穌說：我是生命，……我是真理，……我是道路。

在這裏，孔耶所不同的地方，只是耶教兼尊耶穌罷了。

(2) 四教異同圖解。 生命真理道路是三位一體；這三位一體有兩個來源。第一個來源乃聖靈，或太極，或太一，或元氣，或浩氣，或正氣，或夷希微，或真如，或真智慧，或老子所謂不可得而名之物。

。第二個來源乃自古以來最富於靈性的耶穌基督。於是聖靈和耶穌又一同以上帝為主。儒釋道在上帝和聖靈這一方面，與基督教同源。四教所不同的，只在耶穌基督這一方面。



(3) 儒釋道耶之長短。儒釋道耶的長短，上表也有相當的顯示。
（參看拙著『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更為清楚）。儒家叫人多讀四書五經，目的是要叫人明理。基督教叫人多讀新舊二約，目的是要叫人在明理外，並且起信。基督教特別注重一個信字。有人指儒釋道為理教，基督

教爲信教，說雙方面完全不同。這主張未免言之過甚。但基督教力量之所以比較的大於儒釋道教，確因他把明理和信賴眞理之源耶穌基督一同推重。然而無論如何，儒釋道耶都以聖靈爲同一的源頭。說基督教爲獨一的真理而指儒釋道爲邪教，正如指儒釋道爲金科玉律而說基督教是異端外道，同一的不合事實。

可敬可愛之儒釋道耶四教的教徒阿，我們同以聖靈爲宗，我們都是朋友，不是仇敵。我們共同的仇敵乃是惡魔，罪孽，和假冒爲善，明知故犯，拒靈棄誠的人。爲何我們要互相看待如仇敵呢？從今以後讓我們都攻心而不攻教，讓我們都虛心研究各教的道理，互相勸勉，互相建立，一同指着得救的路途罷！

第四章 儒釋道耶同流論

儒釋道耶四教非但是同源，而且是同流的。他們的共同根源是聖靈，即上帝的氣，或稱太一，元氣，浩氣，正氣，夷希微，大道，真如，和真智慧。他們的共同河流，就是一個理字。

(一) 四教以理爲流

(一)基督教重理。耶穌本人非常看重真理，他把真理的啓迪者聖靈看得比自己高。馬太馬可路加等福音，都記載着耶穌一句很嚴重的話說，『所以我告訴你們，人一切的罪和褻瀆的話，都可得赦免，惟獨褻瀆聖靈，總不得赦免。凡說話干犯人子（即耶穌）的，還可得赦免；惟獨說話干犯聖靈的，今世來世總不得赦免』。（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和三十二節）。得罪耶穌和無意中犯了一切的罪，都可以得

蒙赦免，惟獨褻瀆聖靈是罪無可赦，這豈不是很嚴重的一句話麼？爲甚麼耶穌要這樣說呢？因爲聖靈是真理的啓迪者。既受聖靈啓迪，而竟然拒絕或違背聖靈，就是明知故犯，就是把聖靈褻瀆。明理而却背理，這豈不是天下間最不好的一件事麼？所以耶穌說，褻瀆聖靈的，總不得赦。

約翰說，『聖靈就是真理』。（約翰一書五章七節）。耶穌並且進一步說，『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約翰福音八章三十二節）。得自由即蒙解脫的意思。又說，『求你（上帝）用真理使他們成聖；你的道就是真理』。（約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節）。同時保羅也說，『上帝必照真理審判他』。（羅馬書二章二節）。『惟有結黨，不順從真理，反順從不義的，就以忿怒惱恨報應他們』。（羅馬書二章八節）。真理的重要，觀此可見。

約翰福音三章五節說令人重生的是聖靈。羅馬書八章十一節說聖靈重要工作的一種是令人復活。聖靈既然就是真理，那麼我們說真理令人重生和真理令人復活，又何嘗不可？故此一個人明白真理而順從真理，就是有生命的人，就不是行尸走肉，就是以前種種如昨日死，將來種種如今日生。談基督教萬不要看輕真理這兩個字。

基督教以上帝的聖靈爲源；有源必定有流，源遠流長，必然之理。流是甚麼？就是真理。耶穌在約翰福音四章對撒瑪利亞婦人說，「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他裏頭成爲泉源，直湧到永生」。又在約翰福音第七章說，「人若渴了，可到我這裏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耶穌這話，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聖靈說的」。這裏所用泉源，活水，江河等字，豈不明明表示一個人有了聖靈的源，還要加上真理的流麼？孔

子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試問天行甚麼？君子自強甚麼？君子不息甚麼？都是一個理字。真理就是善義；所以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舜之徒也。

有許多基督徒信上帝信耶穌，而不追求聖靈，和不用力培養浩然的正氣。這些基督徒可謂有名無實。又有許多基督徒用迷信的態度追求聖靈，以爲模倣從前使徒的儀表，便是聖靈充滿。然而他們却不去追求真理，甚至於鄙棄世間的一切理論，把科學哲學經驗學的真理，完全當作異端邪說。在他們心中，好像自己既有聖靈，一切都明白了，不必再求別人指教。這情形與宋代尊德性派的極端以爲只要講性靈，四書五經和先儒典籍都不必再讀，彼此同一流弊。他們閉口說得靈，閉口說得靈，對於人們之一切科學的與其他宗教的真理，都好像避之若污。他們自狹自小，還不足惜；違背上帝和耶穌叫人追求真理的

命令，真是大不應該。

(2) 孔教重理。孔子在易傳說，『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說，『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儒家重理，這是我們人人所知道的。自宋以後，理學大盛。現在中國人很喜歡用『道理』『性命』等辭；道是道路，理是真理，中國人都相信人要得救，非講究道理不可。又性是理性，命是生命，即天賦之命。把性字放在命字之上，也表明非講究理性或真理不能得着生命。換言之，即非藉真理不能得着自由。中國古聖之用心，與耶穌所見相倣。上帝以靈興起古聖先賢，真堪讚頌。所可惜的，我們見而不明，或明而不行，這乃我們的罪惡，正如許多基督徒見而不明和知而不行一樣。作者屢說我們要攻心而不攻教，就是這個緣故。

總而言之，中國人非常重理。普通人稍有爭執，往往問對方說，

你是不是讀書人？爲何讀書人竟不明理？倫理心理物理生理論理命理脈理性理情理氣理地理天理道理教理法理，無論對於甚麼學和甚麼事，中國人都喜歡加上一個理字。在中國人的心目中，真理確是人生的至寶。

宋代名儒輩出，提倡理學，發揚孔教一貫天人的大道，使儒教在世界文化放一異彩，真是中國的和人類的大幸。以誠敬去追求和順從氣理，氣理卽聖靈之理，乃當時名儒的告誡。有宋一代，在文學上充滿性靈；而淬礪忠貞之士，也指不勝屈。例如程朱之輩，道義超羣。象山陽明，知行合一。鵝湖會講之日，無數青年士子，聞孟子盡心章的真義，而椎胸頓足，相顧泣下。自堯舜以至孔孟，聖人千言萬語，無非因爲知道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所以叫人要盡心保守和發揚上帝所賦，存在人心裏的一點靈性。宋儒婆心苦口，叫人要盡心，真是難能可

貴。至於南宋的岳武穆精忠報國，和宋末的文天祥慷慨成仁，他們說得到便能做到，轟轟烈烈的事蹟，真足以泣鬼神而驚天地。所謂『悠悠我心憂，蒼天曷有極』，所謂『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我們緬懷先烈，追溯前賢，誰不灑下幾點同情的眼淚？然而我們須知這些前賢先烈的出現，並不是沒有原因。最大的原因，乃是宋儒提倡理學，使人多得浩然正氣。朱夫子有詩說，『氣體蒼蒼故曰天，其中有理是爲乾。渾然氣理流行際，萬物同根此一源』。他以氣理爲萬物之根：氣是聖靈，理是真理，因氣生理，順氣行理，猶如孟子所謂培養浩氣，配義與道；這樣一來，就是有源有流。耶孔同源，耶孔同流，絕對無人可以否認。

(3) 繹道二教重理。 釋教普通稱爲心教，佛義普通稱爲佛理。

真如二字就是理的意思。真如是天地宇宙本有智理的名稱，乃是靜的

定的，不生的和不滅的；其實便是基督教所謂聖靈。這真如在具體的方面，有心和識兩項。色指地水風火五大，心指我們的識。由五大因緣變化而生種種的理，由識而修養成爲無上的智。所謂大覺，就是智理合一，回復真如之境。一生照着真如的正覺修行，便可得證善果。

實際佛 Buddha 這一個字，（亦稱佛陀浮陀浮圖勃駛），含着覺的意思。覺悟真如的智理而固守之，纔可成佛。佛字本身沒有可攻之處，可攻的是佛的見理容有不明，和後人將佛放在最高神聖的地位。然而無論如何，佛教重理，無人可以非議。

道教是否重理，有些人發生疑問；因爲老子曾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又說，『慧智出，有大僞』；『民之難治，以其智多』。其實老子並不看重理，不過他不看重僞理而看重自然的眞理罷。道家兼宗莊子；莊子繕性篇說，『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

爲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道與理原爲一體，道教原是理教。順太極之氣而行自然之理，老莊要義，全在於此。

(二) 耶穌與理的關係

或者有人說，然則我們不必信耶穌了。儒釋道教都與基督教同源同流，何必再信耶穌？這一問似乎很難回答。若說不一定信耶穌，那麼基督教就不成其爲基督教。若說非信耶穌不可，則基督教在順靈順理外，又多了一個耶穌。若說順靈順理而不相信耶穌，仍然不能得救，基督教與儒釋道又是不同流的了。所以我們不得不將這問題考察一下。

(1) 不信耶穌可否得救？簡簡單單的說，我們的問題，就是一個人順從聖靈，努力實行真理，而不相信耶穌，是否可以得救？作者

根據本人的靈感，和聖經的解釋，可以放膽回答說，可以的。儒釋道徒不信耶穌，也有得救希望。不過要有兩個條件。第一要限於沒有機會聽見耶穌道理的人。這一類人若能努力順着性靈，而行眞理的道，都可希望得救。第二對於一般既聞耶穌真道的人，就要在他以誠以靈，真心考慮之後，倘若他本着良心，誠誠實實地仰無愧於天，俯無怍於人，內無負於己，覺着耶穌是無可取的，基督教是不應該相信的，那麼上帝必定赦他不明之罪。甚至於生長在猶太國，浸灌於上帝教道之中的人，因爲不明真道而不守真道，耶穌也對他們表示憐憫諒解。

路加福音二十三章記述他爲兩個同釘十字架上的犯人祈禱說，『天父阿，赦免他們，因爲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可見得救的根本條件，乃是『以誠以靈』。若非以誠以靈，就日夜在大庭廣座，通衢達道，說自己相信耶穌，仍然沒有甚麼用處。所以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節

說，『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遵從上帝靈啓，比口裏承認相信耶穌，重要得多。（其實基督徒既受靈感，明知應信儒釋道所含的真理，而不相信，也得救）。

(2) 儒釋道應否反對相信耶穌？ 在以誠以靈條件之下，不信耶穌，可以得救。同時在以誠以靈條件之下儒釋道又實在沒有反對相信耶穌的理由。作者覺得有一點，我們必須認清，就是信耶穌乃是信靈，信正氣，信理，和信真智慧。我們首先要明白信耶穌不是神祕的事。有許多人對於基督贖罪和耶穌赦罪這兩件事，抱着懷疑。耶穌贖罪是保羅的教訓，並非信耶穌的必需條件，上面第三章經已說及。現在我們的問題，就是耶穌真能赦我們的罪麼？照我所見，耶穌確能赦免我們的罪。這不是因為他有甚麼神祕不可思議的法術，乃是因為他是聖靈，且是真理。換一句說，赦免我們罪惡的，不是耶穌的身軀，而

是住在耶穌裏頭的聖靈和真理。約翰一書說聖靈就是真理，耶穌也說，他自己就是真理生命和道路。可見基督就是聖靈，也是真理。耶穌曾說真理能使我們得以自由。新約哥林多後書三章十七節更明明白白的說，「主（耶穌）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裏，那裏就得以自由」。可見說耶穌赦免我們的罪，乃是指聖靈和真理將我們的罪惡赦免。聖人亦有罪過，知罪知過便要悔改。能不二過，（即既知之後便不再犯），在上帝看來便是無過的人。耶穌有赦罪的權柄，乃指在他裏面的聖靈和在他裏面的真理，具有使人自由的權力。我們可以說耶穌是神，因為神是聖靈之極和真理之極；耶穌正是這樣。我們也可以說耶穌是人而不是神，因為人人都可以得靈得理，而且耶穌也有肉身。耶穌有時自稱爲神子，有時自稱爲人子，兩個名稱都對。甚至我們一般芸芸衆生，若得聖靈和真理充滿，也可以被稱爲神。出埃及記四章十六節說，上

帝對摩西說亞倫要以摩西當作上帝。又耶穌在約翰福音十章三十四至三十六節，引詩篇八十二篇六節所說，『你們是神是至高者的兒子』。

人而可以稱爲上帝，只在靈光豐滿靈力充足的時候。儒釋道教的教徒不信聖靈或正氣和真理則已，若信正氣和真理，而反對相信耶穌，我總覺得是不應該。因爲信耶穌有赦罪權，不是叫人迷信耶穌，乃是叫人相信耶穌爲至極的聖靈和至極的真理。至極的真理，有時全然超乎人的智理之上。這超乎人類智理之上的真理，就是基督教的慧信。例如信耶穌所說宇宙之間有個上帝，和信個人的靈魂不滅，都是最高的真理。

(3) 信仰的真正自由。信孔子老子釋迦與信耶穌只有一個分別，就是孔子老子釋迦不是聖靈真理的至極，而耶穌乃是聖靈和真理的極點。我覺得儒釋道的信徒，對基督教應抱下列態度。當你以靈以誠

研究聖經（非指固執經文）之時，你若覺得耶穌真是惡人，你就切勿相信耶穌。你若覺得耶穌不過是一個人格比較高超的人，你儘可以相信耶穌如同相信孔子爲聖人一樣。你若覺得耶穌真是聖靈和真理的至極，你就應該信他爲神，因爲神是聖靈真理之極。在以誠以靈這一個條件之下，對於上列三種相信方法，無論你採那一種，都可以使你有得救的希望。同時基督教徒也要以誠以靈研究儒教釋教和道教。在這誠靈條件之下，倘若你覺得孔子老子釋迦是假冒爲善的，你不妨出盡九牛二虎之力，反對孔子老子和釋迦。你若覺得孔老釋都是有心求道，而見道還未盡明的人，你可以只看他們爲聖人賢哲，而加以相當敬仰。倘若你覺得孔老釋都是正氣和真理之極，那末你就相信他們爲上帝也無不可。以誠以靈這四個字，總離不得。有人說你一聽見佛的名稱，就要立刻信佛；有人說你一聽見耶穌兩字，就要立刻信從耶穌。這是

恐嚇愚夫愚婦的話，不值大雅注意。孔子提出『謀道』『問道』和『守道』三點，照這三點而行，人生責任已盡，在神面前不必畏懼。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長；耶穌攻心而不攻教，他的態度本來如此。可惜基督教的末流，已使教徒抱着狹隘淺近忌恨的態度，（參看本書第六章）。我們非用中國的真正宗教自由，去發揚全世界的宗教眞理不可。

（三）明理與守理

（1）求理和明理的重要。或者有人說得救的基本條件是以誠以靈：一個人未受靈啓和未明眞理之時，雖然犯罪，仍有得救希望；明知故犯，方才不能得救。那麼，我只要永遠不求靈啓和不求眞理，就永遠犯罪，都可以說是因為不知不明。這樣一來，就永遠用不着負犯罪的責任了。誠然，有神經病的人不明善惡，他們對於行惡所負的責任的確很輕。愚夫愚婦見理不清，他們無意中行了不應該行的事，當

然也應原諒。但是故意不求明理，以便行非作惡，像這樣自卸責任的人，故意爲魔鬼留下餘地；他們的行爲，已經是罪無可赦的了。有人說我不要讀四書五經，因爲讀了就不能做不君子的事。有人說我不要讀基督教聖經，不要做基督徒，因爲做了便不能說謊納妾。又有許多基督教徒自己不讀佛教書籍，而且不許子女和教友或在本人管導之下的學生看閱佛教的書，因爲恐怕自己或他們發覺佛教之內也有真理，對基督教就會妨礙。像這樣的行爲，真不是孔老釋耶之所取的。我們須知做人重大責任之一，就是要追求明白真理。孔子說，『君子謀道』；這謀道兩字，豈不是追求真理之意？老子說，『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求知的工，老子何等注重！釋迦叫人明心見性，他看重求知，更不必說。耶穌叫我們追尋真理，要做完全的人，好像天父完全一樣。（馬太福音五章末節）。希伯來書六章一節說，『所以我們應當

離開基督道理的開端，竭力進到完全的地步」。彼得後書一章五節說，我們『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識』。自求明理，四教同一眼光。

(2) 守理的重要。論到這一個問題，我們就不能不戰驚恐懼了。清末某名儒有詩說，『聞道者多行道少，受恩容易報恩難』。識道明道而不行道，實在是人類的通病。然而無論如何，儒釋道耶四教都一致的勸人明理守理。孔子說，『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又說，『篤信好學，死守善道』。老子說，『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知與守的合一，在四教一樣的重要。

(3) 知識的責任。我們對於自己的知識，要負很大的責任。知識與行為絕對不能離婚。禽獸行為不負善惡之責，嬰孩行為不負善惡

之責，心理變態之人的行為也不負善惡之責。他們不負責，因為他們沒有關於善惡的知識。我們就不是這樣，因為我們都有知識，能夠辨別甚麼為善，甚麼為惡。這知識的取獲，是人類的一種權利和義務。

既有權利，就要負着責任。所以基督教舊約聖經說及人類的起原，首先論述這事。舊約創世記第二第三章，有這樣的一段故事說，『耶和華上帝在東方的伊甸，立了一個園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裏。耶和華上帝使各樣的樹，從地裏長出來，可以悅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園子當中，又有生命樹，和分別善惡的樹。有河從伊甸流出來，滋潤那園子，從那裏分為四道。……耶和華上帝將那人安置在伊甸園，使他修理看守。耶和華吩咐他說，園中各樣樹上的果子，你可以隨意喫，只是分別善惡樹上的果子，你不可喫；因為你喫的日子，必定死。……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悅人的眼目，且

是可喜愛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來喫了，又給她丈夫，她丈夫也喫了。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纔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爲自己編作裙子。天起了涼風，耶和華上帝在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上帝的聲音，就藏在園裏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上帝的面』。於是上帝便重重的責罰他們。

聖經多有寓意的文字，上錄的一段故事，我們看了，萬不要以詞害意。這段故事表示着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人要負起善惡知識的責任。當人類在榛榛狉狉，性靈未啓的時候，有如亞當夏娃未喫智慧果子之前，他們不知逃避上帝，行惡行善，完全不負責任。後來人類的知識漸漸地啓發，他們有了分別善惡的智慧，正如亞當夏娃既食智慧果子之後的情形，各人作惡之後，心中慚愧，就天然逃避上帝。於是上帝才把善惡知識的責任，放在他們肩上。

根據這個原理，我們可以說人類的知識愈增，行善去惡的責任也愈繁重。（甲）聰明人關於善惡的責任，大過愚蠢的人。讀書人關於善惡的責任，大過僥夫野老。先覺者關於善惡的責任，大過後覺者。

領袖者關於善惡的責任，大過羣衆。在民上的人，他們關於善惡的責任，大過一般被治的平民。做教師的和做父母的，他們關於善惡的責任，大過做學生和做兒女的。（乙）人們既有追求善惡知識的責任，所以多活一日，就要多求一點關於善惡的知識，而我行善去惡的責任，也每天加重一些。知識進一寸，責任也要進一寸，知識進一尺，責任也要進一尺。知識的荒原開闢了多少，責任就要耕種多少。責任跟從知識，應當如影隨形，如光隨火；彼此打成一片，好像一件無縫的天衣一樣。知得到就要做得到。「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這不是指子路不要增加善惡知識，乃指子路常以知而不行爲懼。我

們也都需要這種精神。

(4)這責任的兩方面。第一方面，知道是不應該做的，就絕對不要去做。倘若無意中做了，醒覺之後，就要立刻更改。「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分，並且嘗過上帝善道的滋味，覺悟來世權能的人，若是離棄道理，就不能叫他從新懊悔了」。(希伯來書六章四至八節)。「我們得知真道以後，若故意犯罪，贖罪的祭就再沒有了」。(希伯來書十章二十六至三十一節)。無意中犯罪不要緊，但是既知是罪，便要痛改前非。所以主耶穌責罪勸善，往往鄭重的對人說，從今以後，不要再犯罪了。(參看約翰福音八章首段)。孔子也說，『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他又在哀公面前稱讚顏回的不貳過。這不二過即覺悟犯罪之後，不再犯罪。苦海無涯，回頭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知道是不應該做的就要立時不做，儒釋道耶一

樣的教訓我們。第二方面，知道是應該做的就要努力去做。無論舊教訓我們，善事莫因其小而不爲，惡事莫因其小而爲之。儒釋道耶，同一見解。現在我們只引論語和新約聖經的一兩句話，便可以知其梗概。孔子說，『見義不爲，無勇也』。新約雅各書四章末節說，『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這就是他的罪了』。

作者覺得基督教令人明善歸善的力量，比儒釋道三教還大，參看拙著『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一書自明。但這不外分量的問題，究其實儒釋道耶都主張人要負着善惡知識的責任。

（四）結語：誠靈大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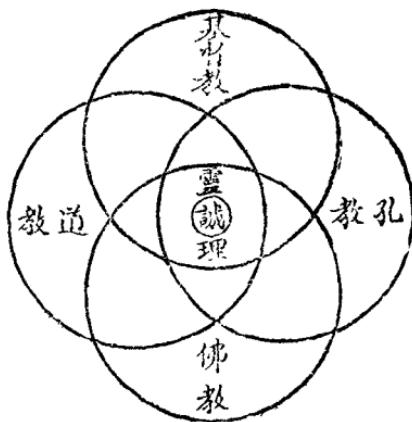
儒釋道耶同源論表明四教同以聖靈爲源；儒釋道耶同流論表明四教同以真理爲流。但我們不能據此而說四教完全沒有分別。庾嶺之梅同一根原，而南枝先開，北枝後放。長江的船同順一流，而有輪船帆

船漁船之分。讀者慎勿誤會四教是一樣的。我們要知道他們的相同，也要知道他們的相異。最要緊的一件事，就是我們應當上溯聖靈，下隨真理，只要求靈求理，萬勿以教自限。須知孔教佛教道教基督教這些名稱，不是孔子釋迦老子基督所自定的，乃是後來的人勉強加以分別。在孔子心中沒有孔教，在釋迦心中沒有佛教，在老子心中沒有道教，在耶穌心中沒有基督教。他們只知有靈，只知有理，完全不以教門自限。現在有些基督徒主張取消基督教裏的宗派。照作者所見，立宗派以紛爭，誠然不好。但縱能廢去宗派之名，而各人解釋不同，宗派之實仍然存在。最好的還是基督教的各宗派，都不固執文字，而在誠靈條件之下，承認彼此爲殊途同歸。倘若說一定要取消宗派，那末宗教的名稱也應取消，（基督教三字聖經裏也沒有）。儒教釋教道教耶教的名稱，一律不應存在。只可合併他們稱爲靈誠大道，或合併他



孔 子 禮 於 老 子 圖

(四教關係圖)



們稱爲聖靈真理教而已。所以各派各教名稱的取消或不取消，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事，還是清清楚楚地認識各教各派的異同，而使他們的關係成爲合理化的。

第五章 耶教的愛和孔教的愛

(二) 世人如何批評耶孔

(1) 孔教徒缺乏愛。中國人多是相信孔教的。有人說中國人好像散沙一盤，各人祇知自私自利，對於公衆和公益的事，一概不管，所以稱爲家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這些一切，都是因爲缺乏愛心的緣故。

(2) 基督教徒有豐富的愛。西方人多是相信基督教的。西方民族富團結力，勇於辦理社會公益。例如孤兒院，養老院，癱瘓院，紅十字會，公醫院之設立，無一不表明西方人士多以社會上別人的利益爲懷。所以評論家每說基督教富於愛心。約翰一書四章七八兩節說，「我們應當彼此相愛，因爲愛是從上帝來的，凡有愛心的都是從上帝

而生，並且認識上帝；沒有愛心的，就不認識上帝；因為上帝就是愛』。耶穌在馬太福音二十二章引申申命記六章五節和利未記十九章十八節摩西誠命的真義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誠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誠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總綱』。他又在約翰福音十五章十二節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此外聖經裏鼓勵愛人的地方還多，不能一一枚舉。甚至連仇敵我們也要愛他。基督教提倡愛道，可謂無微不至；難怪基督徒的愛心比較充足。

(3) 孔教徒有豐富的愛。但也有許多人說孔教徒的愛比基督徒的愛大。因為除了我們本身之外，其餘都是他人；而在這許許多多的他人當中，與我們接觸最多的就是我們的親族朋友。中國人愛親而至於欣然爲親捨棄一切，像這樣偉大的愛，真是西方人之所望塵莫及。

孔子有一次出行，聞哭聲甚悲，就驅車向前，看見臯魚披褐擁鎌，哭於道旁。孔子避車而問他說，你爲何哭得這樣利害？臯魚說，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待；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他就爲着愛親而哭死於大路之旁。孔子門人受着感動，立時捨棄自己一切榮譽安樂，辭歸而養親的，十有三人。此外萬里尋親，十年戒肉，臥冰求鯉，割股療傷，等類可歌可泣的事，在我們中國，真是史不絕書。近來因受西方風氣的影響，國人對於這種愛親的心，漸漸淡薄，確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但無論如何，上面所述這一類愛親的事，在中國從前算爲很平常的，在西方却是鳳毛麟角。有誰敢說中國人缺乏愛心？

(4)基督教徒缺乏愛。西方人比較的缺乏親情。聶其杰氏在他
的關耶篇有一段說，『吾見有社會所尊崇之基督徒者，身則鮮衣美食

，高車華屋，而其父母則猶賤役以食其力。……歐美人談及老而無告者，輒復羨慕我國人能事親養老，以爲風俗之美」。又說，「歐美民俗，父母之於子女，盡教養之劬勞；而子女對於父母，止有希望遺產之意，而無事養之責任心。何以故？教義之流弊，遂啓薄視其親之漸也」。基督徒當然並非完全如此；歐美人士不薄視其親的，當也不乏人。但平心靜氣而論，西方基督教民族愛親之心，實在不若中國從前孔教盛行時代之甚。

(5) 雙方的自辯。孔教徒往往自辯說，孔教也很注意普愛衆人。孔子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孟子說，「仁者無不愛也」。又說，「仁民而愛物」，請看儒教叫人要施愛及於一切的物，豈不是比基督教所謂愛仇敵更進一層？愛仇敵還不離人類，愛物就連人物的界限也打破了。孔教的愛真是宇宙間最偉大的。同時基督教徒也自辯說，

基督教鼓勵愛親，並不後於孔教。雖然聖經有這樣的一段說，『耶穌對衆人說話的時候，不料他母親和他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他說話。有人告訴他說，看哪，你母親和你弟兄站在外邊，要與你說話。他却回答那人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弟兄？就伸手指着門徒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馬太福音十二章末段）。但這乃耶穌勸人順從上帝之詞，並非叫人不愛父母親族。基督教聖經所舉十誡，第五條明明說人要孝敬父母。法利賽人不奉養父母，且爲耶穌所責。可見基督教也重愛親。以上就是孔教徒和基督教徒的自辯。然而學說與實行是彼此分立的兩件事：世間最雄辯的還是事實。在事實上，孔教徒愛親之心，確然較重；基督教徒愛衆之心，確然較輕。愛親有假僞的，愛衆也有僞僞的。法利賽式的愛親愛衆，當然不在此例。

(二) 兩教之愛孰大

(一) 耶孔之愛是否可分大小。基督教的愛大呢，還是孔子教的愛大呢？照作者所見，耶穌主博愛，孔子也主博愛；孔子主愛親，耶穌也主愛親。愛的大小，在個人或有分別。若把整個的耶教和整個的孔教相比，就愛的大小是一樣的。雙方的不同，全在行愛的方法。耶教主張以大納小，孔教主張由小及大罷了。孟子說，『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中庸說，『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對親則要親愛，對人則要仁愛，對物則要汎愛，其中顯然有厚薄先後之分。孔教行愛的方法，可從親親仁民愛物這六個字窺察而見。基督教學的方法，就不是這樣。耶穌說，『凡違行我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親了』。天父最大的旨

意是甚麼？就是要愛神和愛人如己。眞能愛人，自然愛親。孔教和基督教對於行愛這一件事，實在是殊途而同歸的。照孔教的意思，一個人不能親其親而子其子，自然不能親人之親而子人之子。不能老其老和幼其幼，自然不能及人之老和及人之幼。登高自卑，行遠自邇，這是必然之理。照耶穌的意思，則能愛人者自能愛親，知敬人者自知敬親；愛敬世人乃爲人的最高標準。學乎其上，得乎其中；學乎其中，得乎其下：這道理也很明顯。一則起於愛親而終於愛人，一則基於愛人而成於愛親。孔耶所用的方法不同，而所希冀的目標是一樣的。

(2) 我們不能執其一端。我們對於這兩個方法，不能說那一個好而那一個不好。無論用那一個，倘若執其一端而止於一端，就絕對不能稱爲圓滿。例如這裏有一個人，爲要實行博愛，把自己所有的錢財都捐給卹孤院養老院和善堂教會等公益機關，而置父母兄弟和家人

於不顧。像這樣的人，他所做的實在不合情理。所以耶穌責備法利賽人說，『上帝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你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供獻，（即捐獻給教會），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這就是你們藉着遺傳廢了上帝的誠命』。
。（馬太福音十五章四至九節）

照樣，倘若一個人說他有許多親人要自己照顧，因此就假借親親二字，對於社會公益事業，一毛不拔。這人止於親親而捨棄仁民，當然也是孔教裏的罪人。耶穌本來希望信徒孝敬父母，愛顧親族；但後代教徒却多藉口博愛，而把親情淡了。孔子本來希望儒家努力發展社會慈善事業；但後代門人却多藉口親親，而把博愛二字淡然置之。這都不是耶穌和孔子始料之所及的。

（三）東西文化所受的影響

基督教國家的百姓因藉口仁民而看輕了親親，所以形成了民族的團結，而淡漠了家族的思想。其實摩西在利未記叫人要愛人如己，原是希望以色列民團結起來。請看利未記原文怎樣說。「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上文既然說不要埋怨本國的子民；下文說要愛人如己，自然是指本國子民都要團結。當時以色列（或稱希伯來）民族，以一蕞爾小邦，建立於許多土著民族和幾個強大國家之間，爲着生存競爭，所以摩西鼓吹同胞的博愛，希望他們團結起來。如今西方各國富於民族團結力，和富於社會公益心，實大半因爲受了基督教的影響。

中國人民因爲多半藉口親親而忽略了仁民，所以形成了家族的團結，而使民族主義不得發長。溯自黃帝戰勝蚩尤之後，漢族握有中土霸權，一脈相傳，人民姓氏甚少。直至現在，全國較大姓氏，仍然不

過數十，其中尤以陳李黃梁何五姓爲最。這五姓合起來，恐怕要佔了全國人口三分之一。而且中國百姓都共同追溯於黃帝。同時四面山河阻帶，全境外患很少。所以風氣所傳，家族主義很盛。中國今日祠堂主義的勢力仍大，民族主義却似秋雲之薄；原因何在，不難想見。

（四）我們當怎樣做

（1）不可假借父母或上帝爲護符。執基督教以攻孔教，或執孔教以攻基督教，都不應該。談親親的不可止於親親，否則愛道愈小愈小，直至僅愛父母，而兄弟姐妹親族也被視爲陌路。這樣自小的人，雖欲自辯爲不自私，自私的嫌疑終避不去。同時不做公益而拿父母來做護符或籲牌，父母受罪實在不少。談博愛者也不可止於博愛，否則親道愈薄愈薄，直至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彼此視同秦越，就是孟子所謂應厚者而反薄了。這樣的人，雖欲自辯爲不失親情，也到底不能避免

缺乏親情之誚。同時他們拿上帝和教會來做護符，得罪上帝和教會，萬萬不能否認。

(2) 親親博愛都要出於誠心。有些外人說中國人敬愛父母和友愛弟兄是虛偽的，是儀文的。中國人所謂親親，誠然有許多是儀文的虛偽。但西方基督徒所謂博愛，又何嘗不有許多是虛偽的行爲。有許多基督徒捐錢幫助教會和公益事業，全然出於勉強，或者出於循例，或者因爲要博別人讚譽，或者因爲錢財太多，隨隨便便的捐助一些。諸如此類的博愛，有其名而無其實，與虛偽的親親同出一轍。所以親親博愛，都要出於誠心。

(3) 習俗不可強同。照舊約聖經所載，雅各首在上帝面前許願說，『凡你（指上帝）所賜給我的，我必將十分之一獻給你』。（創世記二十八章末節）。摩西又定律法說，『地上所有的，無論是地上

的種子，是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爲聖的。……凡牛羣羊羣中，一切從杖下經過的，每第十隻要歸給耶和華爲聖。新約聖經並不規定每人要把十分之一的收益捐給教會。但西方基督教會却說十輸其一乃是最低標準。信徒把錢財樂意捐給教會，實應超出舊約律法之上。有許多西人責成中國基督教徒說，爲何中國基督教徒很少肯將自己收入十分之一捐給教會。於是有許多中國基督教徒覺得無力捐到這個限度，心中就難免懊喪起來。其實拿這事來攻擊中國信徒，非常不對。爲甚麼呢？因爲西方的社會組織和中國的社會組織不同。中國人的社會，建立在親親二字之上。一個人所收入的錢財，往往要上而奉養父母，下而豢育子女，旁而補助一般顛連困苦的至親好友。試問一個教徒拿來輔助貧苦親友的錢財，應否算入十分之一裏面？奉上帝的名而對親族表示愛恤，是否榮耀上帝？當然一家道

豐富的人，應當多多捐獻。但在一般家道平庸或家地寒微的人，一方面教會責其少捐，一方面親友責其寡義；在此情形之下，我們自然不可受限於別人的習俗。我不是叫信徒少捐錢財給教會去做公益事業，我的意思乃是不可拘執西人習例，免致因着博愛而犧牲了親親之道。

(4) 取消一教不是辦法。有些人說基督教的民族薄於親情，所以中國不可行基督教。又有人說中國人缺乏民族團結，沒有博愛和公益的真心，都是因為受了孔教的影響，非將孔教取消不可。其實薄親情不是耶穌的罪，乃是基督徒的罪。少博愛不是孔子之過，而是孔教徒之過。孔耶原是同志；而我們倒把自己的罪惡歸到他們身上，說要取消這教，取消那教。責人明而責己昧。莫甚於此。

上文曾謂中國社會的組織是以親親三字為基本；現在我們又當知道西方社會的組織是以仁民二字為骨幹。行之既久，習而成俗。我們

責西方人薄親情，而西方人絕不自知；西方人責我們薄博愛，我們也多絕不自覺。經了數千年或千餘年的薰陶培養，雙方成了牢不可破的國民性。我們不求明白雙方的國民性，而徒然呐喊取消孔教或取消基督教，削足納履，可笑得很。在中國取消孔教而採用西方成法，社會必定立時紊亂，必定有許多年老的父母，家貧的親戚，完全失了憑依。在西方而取消基督教，勵行孔子教道，社會破裂也必立時可待。必定有許多孤兒院養老院等，因為缺少捐款而要關閉起來。至於在中國把孔教和基督教全都取消，結果糟糕，更非社會之福。所以時在今日，中國已經進入國際的大家庭，我們需要民族主義。親親文化已經成了中國的民族性，我們不可輕忽。基督教已經進入了中國，我們就是不喜歡他，他也必定存在。同時親親仁民都是很好的事，想要人類文化吐放一朶特異的花，非將親親仁民聯合起來不可。因此，所以我們

堅決地相信中國需要孔教，也需要基督教。

(五) 兩教行愛方法的特長

(1) 一個共同的優勝點。基督教行愛和孔教行愛，有一個共同的優勝點，就是他們都勝過墨家的行愛。墨子兼愛篇說，『聖人以治天下爲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亂何自起？起於不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至天下之爲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耶？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其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其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愛人若愛其

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墨子兼愛說的本身不錯。但墨子到底不能使其道風行中國，就是因為他的力量不及孔教和基督教。孔教和基督教的力量何在？在於孔教的血統主張和基督教的宗教性質。孔教說親親是報恩和眷念親情。耶穌說神愛世人，所以世人應當彼此相愛。孔教把愛溶化於天賦感情之內，基督教把愛溶化於宗教之中，所以力量比墨家為大。

(2) 基督教行愛的一個特別優長的地方，就是他把人類的血統觀念分作兩重的擴大，所以親上加親，使博愛更有力量。他第一重擴大說，五洲萬國的人都以上帝為父，而且同是亞當夏娃的後裔，黃白黑紅櫻各色人種，都有血統關係。他第二重擴大說，凡是歸信主耶穌的，都同奉耶穌為一家之首，人人有耶穌的生命在他裏頭。路加二十章三十六節說，信徒都是上帝的兒女，所以信徒

彼此稱爲弟兄姐妹。這樣一來，又多了一層血統的親密。基督教行愛的偉大能力，大半在此。

(3) 孔教行愛的特長。

孔教將我們的愛心舉動作成非常合情和合理化的。孟子引申孔子和以前聖人之意，把愛分爲汎愛仁愛和親愛三級。汎愛最淺，仁愛較深，親愛更深一層；並不像基督教說你們要愛人如己。愛人真如愛己，除了耶穌基督和極端虔敬的信徒外，能有幾人？雖然設立標準愈高愈好；但若論到合情合理，就非孔教的三愛主義莫屬。孔教行愛的三級制，並不是理論，乃是的的確確的事實。

古今中外，萬民萬族，莫不如是。甚至親情較薄的西方國家，他們人民愛親的心總比愛人的心爲大，而愛人的心也總比愛物之心爲強。使徒彼得很明白這個道理，他知道耶穌引摩西語所謂愛人如己不過是故萬其詞，和故意提高標準：所以他在彼得後書一章七節說，『有了虔

敬，又要加上愛弟兄的心；有了愛弟兄的心，又要加上愛衆人的心」。他把愛弟兄的心放在愛衆人的心之上，顯然是覺得人類行愛當分等級。實則耶穌本人也是贊成分等級的。他在路加福音第十章，述說撒瑪利亞人故事，曾引摩西所作愛人如己之語。他把人字改爲鄰舍二字。而且他在故事之中，說明憐憫他的纔是他的鄰舍。可見照耶穌的意思，憐憫我們的人，我們才當愛他如己。其餘如仇敵和一般羣衆，我們只要汎愛或仁愛他們罷了。

使徒約翰曾說：『人若說我愛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上帝』。（約翰一書四章二十節）。照同樣的意思，人若說服務社會，博愛人羣，却淡於親親之道，也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親切的人，怎能愛那疏遠之輩？孔子不喜歡徒唱高調，所以他將行愛之道，都合情化和合理化了。

(六) 耶孔聯合的運動

中國要鼓勵博愛之道，也要保存親親之道。耶教和孔教融合起來，才是中國之福。下列各點，在耶孔聯合的大運動上，極應注意。

(甲) 我們要努力發揚孔教的上帝思想。這是中國的國粹；古聖先賢莫不推尊上帝。縱或他們認識不清，但他們都叫我們要追求上帝之道。我們應當使國人知道上帝的威嚴，上帝的正義，上帝的慈祥，以及上帝的仁德。他又是人類的本源，萬物萬象的主宰。民吾同胞，物吾同與；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並不是古人的空談，實在是有上帝爲根據的。

(乙) 我們要減低親親主義的不良趨勢。祠堂主義和祭先制度的漸漸打破，交通的改良，語言的統一，以及民族思想的養成，對於此事都有很大幫助。至於公共慈善機關的建設，例如養老院育嬰堂濟良所

孤兒院營業借本處免費診療所等項機關，一方面可以減輕許多家庭對貧苦親友而作的負擔，一方面可以培養人民急公好義的習慣，價值非常偉大。

(丙)我們要多多研究基督教的根本教義，歡迎各地多立基督教會，勸導人民虛心把基督教的道理研究。教會宣傳的方法和態度應當竭力改良。須知基督教與儒釋道教原來是同源和同流的，不過基督教比較儒釋道更完全罷。

(丁)我們要防避極端博愛主義的不良影響。在教會裏，多談孔教倫理之道，而闡揚聖經親親之義。至於學校方面，更當隨時在教材和講習上，多施注意於孝親友愛信義等點。

第六章 孔教國教平議

中國是否應有國教呢？若是應有，我們當奉那一教爲中國的國教？自從康有爲陳煥章等提出以孔教爲國教，而遭佛教團體和基督教会抨擊與被議院置而不議之後，一直沉寂至今，沒有一人再提這個問題。可見國人都已默認或確信中國不應有國教了。但鄙意以爲中國應有國教，而且應立孔教爲國教。謹將淺見分述於下，以就正於大雅。

(一) 西方的政教和學教糾紛

中國人近數十年來，凡事不問是非利弊，一味步武西方，以爲西方既有政教分離和學教分離運動，所以在我們中國，政和教學和教也要分離，中國絕對不需要甚麼國教。這乃觀察的錯誤；我們明白西方政教學教分離的情形，就知道錯誤之所在了。

(1) 西方基督教的流行。在遠古時代，無論西方東方，政教學都是不分離的。國王酋長族長家長是國家部落家族家庭的政治首領，也是國家部落家族家庭的宗教和教育領袖。猶太民族的遠祖和以後的士師國王，都把政教學教的權力萃於一身。在古希臘羅馬也是一樣。自從大羅馬帝國建立，統一附近各邦之後，初時採用宗教懷柔政策，寬容各地宗教，以免人民暴動；於是基督教得以傳入羅馬和羅馬大帝統治下的各邦。但歷代王帝對待基督教的政策，仍是舉棋不定，所以屢有慘逼發生。直至君士坦丁大帝出，以絕世之聰明雄毅，知道基督教會勢力之不可輕侮，又信基督教會之組織和精神必有助於國家的統一；於是在紀元後三一二年，他爲着帝國的統一和本人地位的鞏固起見，遂託辭說在拜日神的時候，得蒙神示，叫他應以十字架爲標幟而力戰。這樣一來，他就採用基督教會的十字徽紋爲自己的軍徽，並

對衆人宣揚，說他在羅馬城外米耳維安橋 Milvian Bridge 一戰而把敵人打敗，完全是靠着基督教上帝的能力。因他這樣宣佈，全國的基督徒都熱烈地歸附和幫助他。同時基督教之團結勇敢的精神，也瀰漫於他的軍隊裏面，他就成功了他的偉大霸業。不久而基督教成了羅馬最流行的宗教。紀元後三三七年，君士坦丁大帝在將死時，並且受洗做了基督教徒。基督教就迅速地把其餘的一切宗教壓倒，直至全歐都成了基督教的世界。

(2) 基督教固執精神的孕育。耶穌基督以誠以靈順從上帝；他只知道追隨聖靈和真理，因為他自己就是靈理之極。所以他的態度絕對不是固執和狹隘的。但基督教在羅馬和歐洲，却已成了固執和狹隘的宗教。為甚麼呢？第一因為基督教的前身即希伯來猶太教，原是固執和狹隘的。舊約列王記上十八章三十六節說，「到了獻晚祭的時候

，先知以利亞近前來說，亞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上帝耶和華阿，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上帝」。又出埃及記二十章五節說，這以色列的耶和華上帝是忌邪的；恨他的，他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希伯來猶太人看上帝爲他們所私有的，又看摩西的律法爲一字不可變易。他們的心地何等狹隘？這狹隘的精神，天然遺傳到基督教會裏頭。第二因爲耶穌自己的門徒多半存着狹隘固執的胸襟。

甚至耶穌死後，大多數猶太籍的基督徒，還堅信一個人非先照猶太人的風俗接受了割禮，不能做基督徒。他們責備彼得不應進入未受割禮之人的家，且不應該和這些人一同食飯。（看使徒行傳十一章一至三節）。他們又明明對衆人說，『你們若不按摩西的規條受割禮，不能得救』。（使徒行傳十五章一節）。耶路撒冷會議關於准許外邦人自由進基督教的議決案，不能完全執行，和使徒保羅被基督徒逼害以至於死

；這種種都是因為這個緣故。試看當時的基督徒已經是這樣的門戶狹隘，固執偏見，後來基督教會的固執狹隘，可以不問而知。第三因為羅馬人的眼光是狹隘的。他們是世界上有名頑硬的人。他們『唯我』和『個人』的思想很盛。初時羅馬帝王爲着政治作用，優容基督教會。後來因見基督教叫人只拜上帝，顯然有損羅馬神皇（即羅馬大帝）的威嚴，於是慘逼基督教會的行爲屢次興起。紀元後六十四年，尼祿王Nero火燒羅馬城六日六夜，而嫁罪於基督徒。他把教徒生葬或點天燈，實在慘無人道。再後戴克里先王Diocletian（紀元後二八四至三〇五年）逼害基督徒更加厲害。他把教徒關閉在地穴裏頭，使他們餓死餓死。又把許多教徒拋入鬥獸場中，以供野獸爭食。更可恨的，就是他用炭火將教徒慢慢地燒烘，使他們輾轉呼號，半日而死。他的酷刑，真是不忍多錄。直至經過多次逼害，終不能把基督教的勢力稍減，於

是伽理略王 Galerius 才於本人曾施慘逼之後，下詔對基督徒表示寬容。但他的詔書仍說，『各基督徒均宜體仰國家德意，改邪歸正，棄其禱告，捨其所崇拜之神，俾國家得以繁榮安泰；非特教徒自身之幸，抑亦國家公衆之福也』。羅馬人固執和頑硬的精神，於此可見。有了上列的三個原因，所以固執狹隘的精神，成了基督教會的第二天性。

(3) 西方政教之爭。 上文曾說羅馬帝初時優容而後來慘逼基督教會。直至君士坦丁大帝以身倡導，然後基督教在西方獨霸的地位得以固立。於是教會與政府抗衡的一幕，又開啓了。當時(甲)基督教已經成爲固執和狹隘的宗教，(乙)君士坦丁已把武力主義戰爭主義灌輸於耶穌的十字架內，(丙)他又下令准許教徒團體收管財產，並且自己把土地錢財捐給教會。因爲這三件事，基督教會的固執性，和基督教會的戰爭衝動，並基督教會的政治力與財力，都一齊澎漲起來。政

教抗爭之必起，已不待智者而後知明者而後識了。

當政教戰爭初起之時，又有政教雙方面自己內部的劇烈競爭，所以互相利用，互相牽引，此興彼伏，推波助瀾，戰風更為緊急。在紀元後三二五年，教會裏有阿利阿 *arians* 與阿塔內細阿 *athanasians* 兩派的劇烈鬥爭，前者主張耶穌基督比天父上帝為低，後者主張耶穌與天父同等。三二五年君士坦丁恐怕不利於國家團結，立即召集兩派代表開一會議，自為主席，決定後派勝利，遂成歷史上所謂尼西亞教條 *Nicene Creed*。再後紀元後三八一年的君士坦丁堡（地名）大會，四三一年的以弗所大會，四五一年的加爾西頓大會等，都是帝王之所召集，用以調停和判斷教會黨派的戰爭。做君主的總想維持自己在宗教上的勢力，所以常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方法，壓止每兩派當中的一派。同時他又希望藉着教會一派的幫助，得以鞏固自己的勢力。而教會黨派也

想藉着政治勢力，以排除異己，獨樹一幟。於是政爭和教爭打片一片，社會情形也益見其江河日下。

(4) 教皇的崛起。自紀元後第五世紀初頁，西羅馬帝國亡於北歐異族之後，基督教會隨着政治而分爲東西兩教。東羅馬教仍奉駐節於君士坦丁堡的王帝爲教主，而由治下君士坦丁堡，安提阿，亞力山大里亞，和耶路撒冷，的四大主教輔助一切。他們仍然主張耶穌基督的地位低於上帝。(唐朝來華的景教即其中一派)。至於西羅馬教會，就因爲國內紊亂，執政者教權旁落，羅馬城的大主教竟然成爲教皇，而把持着最大的政教勢力。後來教皇甚且襲用以前羅馬王帝所用『無上法王』Pontifex Maximus 的稱號；教皇權威，真是不可一世。

在紀元後第四世紀，有一個人名叫奧古斯丁 St-Augustine，曾著『上帝之城』一書，發揮以基督統治全世界的政治思想。此書既出，教

皇和王帝都發生一種妄念，想要利用教力和政權，統一世界各國，收歸自己掌握。剛毅的王帝，如查里士丁尼，曾用壓力使羅馬教皇俯首貼耳，前往君士坦丁堡覲見。（西羅馬雖亡於北歐民族，而東羅馬王仍以西羅馬的統治者自居）。同時羅馬教皇也厚植勢力，以與東羅馬王對抗。後來教皇利奧第三 Leo III，竟於紀元後八〇〇年，以帝冕加於法蘭克王查里曼 Charlemagne，而封之爲神聖羅馬帝國王帝。對於這個稱號，在八一二年，東羅馬王也不得不加以默認。教皇這種舉動，雖然一方面是對抗東羅馬王，一方面却是要把自己的地位放在王帝之上。當時查里曼受封，也原是利用教皇。然而自此以後，教皇和西羅馬王帝，又不斷地互爭雄長。在一二七六年，王帝腓特烈巴巴洛薩不得已而卑辭厚禮，在威尼斯長跪於教皇亞力山大第三之前，承認他爲宗教和政治上的最高領袖。但自第九世紀至第十四世紀之間，教皇勢力衰落的次數也不

知凡幾。

(5) 政教和學教的分離運動。十字軍失敗之後，王帝勢力漸衰，歐洲的封建制度日漸興盛。直至紀元後第十四十五世紀，在政治分崩離合局勢之下，各封建王侯與教皇之間，又發生了明爭暗鬥。而此時人民知識經已大開，文藝復興運動漸次蔓延各地，人民也起而加入對抗，遂成三角交戰之勢。此時英格蘭蘇格蘭瑞典挪威丹麥日耳曼波希米等邦，相繼宣佈脫離羅馬教皇羈轄。而在這許多北歐邦國當中，在王侯指示之下，國教的設立遂風起而雲湧。同時馬丁路德（一四八三至一五四六年）領導人民作更澈底的宗教改革運動：信仰自由的口號，也漸高唱入雲。這時就有許多人民，既不滿意於教皇保持的舊教，又不滿意於王侯指導的國教，不得已而紛紛逃避，尤以逃往美洲的最為繁衆。政教分離運動，因而正式成立。直至一七七六年，北美十三州

宣佈獨立，成立北美合衆國，既無教皇，又無規定的國教，然後脫盡歐洲政教紛爭的習氣。

你看滑稽不滑稽，歐洲都是相信基督教的國家，竟然演成這千餘年的政教混戰，家醜外揚，莫此爲甚。耶穌在天之靈，不知作何感想？有人說，全部西方的歷史，不外教爭政爭四字：全部中國的歷史，倒是王道的和平。漢唐宋明每代之長時期的昇平景象，西方真是望塵莫及，我們現在還憧憬着。對於這一點，我們中國人應有所悟。

至於教學的分離，即宗教與教育的不相連涉，是跟着政治變遷而實現的。國家沒有規定的國教，在學校裏自然不能設立宗教一科。美國辦法最爲澈底，乃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凡在公立學校之內，宗教科目不能發現於課程內。這情形顯然是與從前歐洲的學校制度相反。全個運動的歷程，不必詳加論述。

(二) 中國是否不應有國教

中華民國成立以後，國人仰慕西方的強盛，凡是西方所有的制度和運動，中國人都看爲起死回生的良藥。不採立國教和不許學校中有宗教科，也是效法於西方的。然而這辦法是否中國之福？作者敢斷言說，這乃中國的自殺政策，若不從速革除，遺害不堪設想。爲甚麼我們不應採取這辦法呢？因爲我們中國的情形與西方的情形不同。

(1) 中國從來沒有劇烈的政教爭鬥。四千餘年以來，中國政教之爭很少。漢武推崇儒術，排斥百家，其時佛教還未興盛，道教尚未成形。東漢兩晉士大夫崇尚老莊，疏忽儒術，乃是輕重之分，全非宗教爭鬥。而且當時人士談老莊的，多參佛學，更可證明不是固執一教。北魏提倡道教，然而佛教勢力亦盛。唐朝王室姓李，對待道教特別優渥；但這唐朝却是回教景教祆教佛教摩尼教並駕齊驅，披靡中土的。

時代。各朝政府給各教以多量的自由，看賤著『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一書第四章，可以明白。至於歷代儒家出入佛老，不以孔教自隘，更是我們不能否認的事。欲以一教之教皇或主教的地位，奪取全國政權，中國前人向不知其爲何物。所以自古迄今，在佛教只有三武之難，（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等，抑毀佛寺）；和五代末年周世宗之多廢佛寺；並清乾隆朝之限制男女出家，設官檢察僧徒，禁止僧人募化諸項。在道教，也祇有元世祖命焚道藏僞經，（道德經不在內）；和明憲宗因道陵五十一世孫元吉貪淫無道，而廢之爲庶人，另外設立繼嗣；並穆宗因嚴嵩擅權，而貶斥方士罷了。至於康熙皇逼害天主教徒，乃因羅馬教皇不許信徒祭先，一時激起康熙皇的忿怒。所以就大體而論，中國是歷來沒有政教紛爭的。既然沒有政教紛爭，何必強談政教分離？（假借宗教以作亂的，不在此例）。

(2) 中國政教學教聯合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歷代帝王乃中國最高的宗教領袖。曲禮說，『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中國宗教最大的儀式是郊祭上帝，這禮節的執行，乃君主的責任。其餘一切宗教的事，君主有權干涉，而却不施逼害。中國人相信國家元首乃上帝所選立的，所以稱帝王爲天子，而稱王權爲神器。易乾大象說，『夫大人者（指元首）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有德者受命於天，便是一國之首。帝王代天行道，所以人民奉之如父母。上下交相愛，而天下大治。中國政教合一的思想，何等美麗！

論到學教的合一，祇要看宗教和教育同用一個『教』字，就可以知道。在中國，教育和宗教數千年來沒有分立。有虞氏設上庠下庠，以契爲司徒，主教化，這教化兩字就是宗教和教育的總稱。周代的大司

徒掌邦教，這教字也是宗教和教育的總括。儒林傳序說，『古之儒者，博學乎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明天道這三個字，便是宗教。又禮學記說，『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可見宗教和教育的合一，亦中國數千年的成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個個都是大政治家大宗教家而兼大教育家。儒家的爲政學說，更是教政學三位一體的主義。中國文化的特長，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3) 政教或學教分離之害。政教分離和學教分離，乃極端有害的事。現代社會學者，已經漸漸承認國家政府應當干涉宗教，並且應當盡量利用宗教的優美勢力。我們知道人類天然具有宗教質性；史記說，凡人窮極則呼天，疾痛慘怛則呼父母，這乃人類常情的一種。何況天下間的真理，並不限止於科學方面？宗教真理，何嘗不是宇宙間

的實在。法律只能約束人的外表行為，內心約束非靠教育和宗教不可。教育重知，所以徒重教育往往養成多才的奸雄。宗教把知情意合而爲一，所以宗教原是最高尚的教育，也可以稱爲教育的極點。將政治與宗教分開，並在教育裏頭取消宗教，實在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

(4) 政教或學教分離是不可能的。美國名義上是政教分離最澈政府底的國家。但數十年前政府以政治勢力干涉摩門教，（摩門教行多妻主義），不給國人以信仰摩門教的自由，已經破了政教分離的條例。又總統卽位時宣誓須用聖經，而於感恩節時，（感謝上帝之恩，每年十一月最後之星期四日舉行），總統例有正式文誥，頒佈全國。可見政教分離，在美國不能實行；歐洲各國更不必說。

又在教育方面，美國政府多給公立各學校以種種便利，使他們能夠在課餘時候和星期日，在外接受宗教訓練。近來有些地方的公立小

學，在星期三日下午也停了課，目的就是要使學生在這時候，可到教堂研究特別的聖經功課。我們萬不要以爲美國是政教學教分離的國家。在歐洲諸國，則學教聯合，多是很密切的。德國的地方學務委員會，由官吏教員公民代表和教會代表組織而成。丹麥政府有教育兼教會部，設立部長一人，總理全國教育和宗教事務；而地方學校委員會的主席，並且是由當地教會的牧師充任。以宗教爲必修科，可以不問而知。甚至英國小學，也有聖經一科。其他各國看重宗教和教育的合一，不能一一枚舉。上面所述，已經足以證明學教聯合的必要。

人家說政教分離和學教分離，而實在是提倡基督教。我們說政教分離和學教分離，就各教都不提倡。日本近年對於他們本有的神道教，提倡不遺餘力。爲何我們却一味拾取西方新運動和新學說的皮毛呢？中國在這二十多年當中，宗教思想非常紊亂。宗教的助力在政治上

完全失去；民風日薄，道德日衰，民族團結，愈離愈遠。我們看這情形，實在不寒而慄。

(三) 立孔教爲國教的需要

(1) 選立國教的條件。現時想要選定一個宗教，立爲中國的國教，應該適合三個條件。中國並不像西方祇流行着基督教；儒釋道耶回幾個大教都在中國流行着。所以第一個條件，就是所定的國教應該是全國大多數人民不反對的。第二個條件，就是所定的國教應該能夠保存人民宗教信仰之自由的。第三個條件，就是所定的國教應該是對於各教的統一有幫助的。照作者看來，孔子教最適合這三個條件，所以愚意主張立孔子教爲中國的國教。我們用不着管別國有沒有這個例子，我們只要知道中國是個獨立的國家，爲着中國的生存和幸福起見，凡是應該做的，我們就要去做。

(2) 孔教是大多數國人所贊成的。很少人反對立孔教爲中國的國教。民國初元時代有許多人反對這事，反對之所以發生，完全出於誤會。爲甚麼說是出於誤會呢？因爲當時提倡孔教的人，排斥其他宗教，尤其是不贊成基督教道，所以引起了基督教會和佛教團體的疑忌。同時又因反對的人以爲倘若立了孔教爲中國國教，其他各教就必受着逼害，非至完全消滅不止。此外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有些人以爲立了國教，就會啓那宗教戰爭之漸，禍根一種，結果不堪設想。其實這些都是誤會偏見隘念和過慮罷。

(3) 孔教是最寬容的宗教。對於這點，我們不必多費唇舌，因爲歷史已經證明。自從漢武崇儒之後，歷晉隋唐宋元明清，各教都在中國並行不礙。基督教也曾數次傳進中國。明代大賢徐光啓，儒巾儒服，而成爲天主教的一位有名信徒。孔教的寬容態度，實在值得稱讚。

。在孔教指導之下，沒有一個人損失絲毫的宗教自由。康熙皇時，天主教徒拜祖宗也可，不拜祖宗也可，康熙皇並不強逼。後來教皇倒強逼信徒，不許他們敬拜祖宗。所以掠奪人民宗教自由的，乃是天主教教皇，而不是孔子教。

(4) 孔教具有融和各教的力量。這事也有歷史爲證。佛教在印度永不能和印度教和回教融合，所以印度的教爭很多。但佛教在中國就不是這樣；他和儒教道教都交溶有如水乳，其中的關鍵，全在孔子教道。孔教其實不是一個特別的宗教。他沒有教皇，沒有教會，沒有進教的儀式，沒有退教的責罰，沒有宗教的規條，沒有僧侶的職位。在實際上，他不外是一種宗教的靈誠渴望，和一種宗教的啓關主義。孔子問禮於老聃。他說，『君子謀道』。又說，『朝聞道，夕死可也』。孔教並非一個教門；我們稱他爲求道謀道和行道的渴望，較爲適當。

孔教最大的價值，在於他的一貫主義。作者在拙著『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一書，稱之爲大乘孔教。孔孟只知求道，只知求正氣，只知求真理；凡是正氣和真理的道，他們都要一而貫之。楊子說兼通天地人的，就叫做儒。天地人就是易經繫傳所謂天道地道人道，亦即現代名辭所謂神道人道物道，或宗教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這一貫的精神，非但中國需要，全球萬國也需要。爲何我們不多多的利用他？上面第三第四章曾謂耶穌釋迦老子的本人都抱着這個態度。可惜基督教已經流爲固執狹隘的宗教，惟獨孔教還保持着最寬大的精神。欲使基督教回復耶穌本有的精神，非用孔教爲清涼劑不可。

(5) 孔教是人道和教育的至極。西方人民不是偏於神道就是偏於科學的物道，人道非常缺陷。近來西方教育家漸漸覺悟，已有多人出來提倡人格教育和人道教育；以爲徒重宗教玄想固非所宜，就是徒

重科學物質也適足以陷人生於戰爭殺戮和機械生活而已。孔教首重人倫，看人生爲一種藝術，而不看人生爲一種機械科學；孔教正是今日中國的需要。

孔教又最重士，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重士好像中國之甚。況且中國之所謂士，是指有道德而能文章的，卽品學兼優之人，而品格又常放在學問之上。所以論語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行道有暇，然後講求學識；這豈不是挽救今日全世界教育頹風的善法？

(6)不立孔教爲國教的禍害。現在基督教已經傳入中國了。各宗派分門別戶，互相猜忌；自狹自小和固執文字的惡習，離耶穌寬大和注重靈啓的精神，日遠一日。(作者聞某牧師說，某地有夫婦兩人，均係某教會數十年的教友。近來其妻被人勸入另一教會，自言新教會是真的和屬靈的，舊教會是假

的和屬魔鬼的，屬靈的人不能與屬魔鬼人的同居，倘若不立時與夫離異，自己不能得救。

你看教徒這樣的固執狹隘，夫婦之道苦矣。可嘆）。加上佛道兩教與基督教間的誤會固執，弄得中國四分五裂。雖然基督教不欲亡中國，佛教不欲亡中國，道教不欲亡中國，回教不欲亡中國，恐怕中國卒被宗教的門戶分裂所亡。我們應當從速喚醒國人的迷夢，而用孔教去統一人心。我們不能，而且不必禁止基督教在中國流行。其實耶穌本人的教訓，確是拯救世界人類最偉大而最有力量的生命大道。我們的需要不是取消那一宗教，乃是融合各教真理於以靈以誠四字之下。

(四) 立孔教爲國教的意義

(1) 不是甚麼？立孔教爲國教，不是強逼人民去信孔教，乃是國家提倡和鼓勵孔子教道。不是壓逼或取消別的宗教，乃是用孔子求道謀道的精神歡迎一切高尚的教道，而勸人加以研究。也不是看孔教

爲一個與釋道耶勢不兩立的教門，乃是看他爲統一諸教的一個誠靈大道。同時更不是宣佈這事爲一個新創的制度，乃是繼續保持漢武帝崇儒以後之一貫的主張。就事實而論，中國立孔教爲國教已經二千年了。現在所需要的，不是新立，也不是重立，乃是繼續存立，把將衰的孔教趕速振興起來，由政府加以提倡指導。

(2)並非強逼人民拜神。孔教對於拜神這一件事，純然採取一種寬容態度和自由主義。左傳說，『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孔教看重民事，以爲能修民事能盡民務，自然得神保佑。可見所謂孔教，還是教育成分多過宗教成分。

孔教拜神不過是人情的一種表示，並非個人靈魂得救的重要條件。孔子說，『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王充論衡說，『凡祭祀之

義有二，一曰報功，二曰修先。報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也』。報本，反始，報功，修先，勉力，崇恩，這些辭句都是人情的表示；不像基督教把拜神當作靈魂得救的條件，和整個宗教的中心。

以上所列兩點表明提倡孔教並不以鼓勵拜神為最要的意義。而且孔教從來絕對不以拜神為進教條件。你不祭祀，也可以做孔教的教徒。孔子只要你的行為誠敬合理而已。

(3)孔教拜神之最合理的成分。曲禮說，『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伯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大夫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可見在孔教裏，最大的祭乃是祭天，最普遍的祭乃是祭先。所謂祭天即祭上帝。祭上帝才是中國宗教上最合理的成分。祭先的宗旨在於記念先人，本來不錯。若當先人為最高神明看待，就不應該。須知記念之法很多，並非一定要對祖先祭祀。此

外如祭四方祭山川等，一望而知其爲迷信；國家有取締迷信的法令，當然無人贊許提倡。（看下面一四四頁附表）。至於其他在中國很普通的神佛，不在孔教範圍之內，我們可以不加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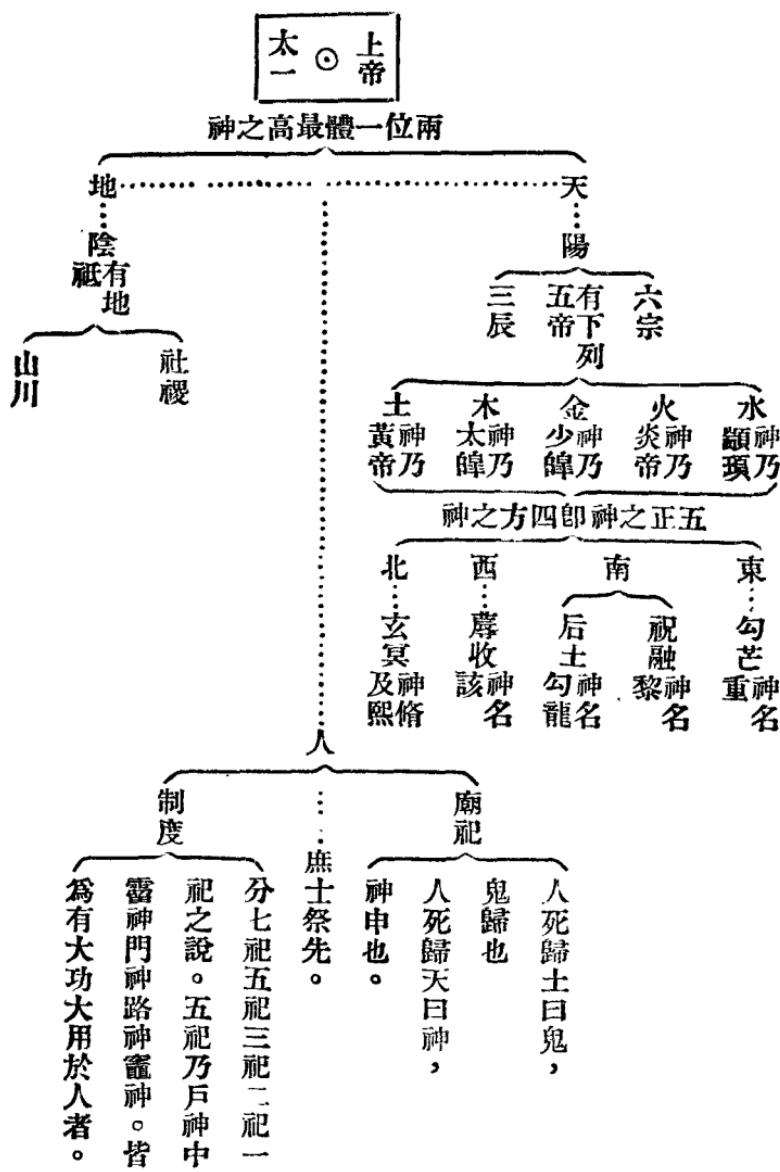
然而對於孔教拜神這一個問題，有一件事是很可喜的，就是中國自虞夏殷周以降，各代的祭典不同，神的數目也代有更改。中國最重要的祭禮只有祭上帝和祭祖先兩種，其餘的神有許多是後代所增加的。並且設祀多少，歷代也不一樣。祭神數目和祭典的修改，是孔教所允許的。（祭孔釋奠始於唐，後代反復改爲大祀中祀）。現在由政府復加修改，祇留最必需的祭祀典禮，那就可存孔教最重要的宗教成分，而與其他一切宗教無抵觸了。國人和政府應當萬分注意這一件事。

(4)孔子的記念。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二三次常會，決定以孔子誕辰爲國定紀念日之一。後於二十三年七月又通過中央宣傳委員會

與內政教育兩部所擬的紀念辦法。其中要點乃舉行向孔子遺像鞠躬之簡單儀式，並講孔子生平事略。這事很有助於孔教的復興，而辦法也很適當。作者希望政府在孔聖紀念日和紀念儀式的規定外，還明定孔教爲中國的國教，並且每年舉行郊祭上帝的儀式，又鼓勵人民敬愛上帝如詩經所述商周時代人民敬愛上帝一樣。同時在學校裏，規定讀經一科，使青年男女追慕和實行孔教的靈誠大道。政府興辦這事，有功於世道人心，當不鮮淺。總之，孔教的瓊寶乃敬拜上帝和虛心求道。孔子問道於人。他自己敬拜上帝，而又叫人要對上帝竭誠敬拜。若敬孔而忽略虛心求道和忽略敬拜上帝，那就真是數典而忘祖，得魚而忘筌，捨本而趨末了。

(祭上帝和祭先是孔教的重要成分。基督徒可否祭先呢？這乃一個很大的問題，我們特在下面一一章加以討論)。

(周代中國諸神系統表)



第七章 祭先和耶孔的聯合

爲他們本身的發揚光大起見，基督教和孔教應當聯合。爲中國前途的利益起見，基督教和孔教應當聯合。爲宇宙靈誠真理的昌明顯耀起見，基督教和孔教更應聯合起來。但今日耶孔聯合最大的困難何在？在於中國的祭先制度。因爲這祭先制度，在許多基督教徒看來，是不應該寬容的。而在大多數國人，倒覺得難於捨棄。作者在拙著『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第四章，曾謂祭先乃中國人宗教生活的中心。無論甚麼宗教，若有相當的道德價值，中國人多肯欣然接受。這虛心求道的精神，的確可佩。但無論如何，他們總想把那祭先的風俗保存下去。所以佛教原非拜祖先的，在中國倒已成爲祭先的宗教、若說相信某某教就不許敬祭祖先，大多數國人就必掉頭而去。不論那教道如何

完美，他們總覺難於接受。故此我們可以說，在普通的中國人，保留祭先制度乃是接納新教的最大條件。如今基督教會說一個人想要進教必先捨棄祭先，一般人士却很堅決的回答說，若要捨棄祭先，我就能進基督教。這彼此相持的情形，實在是耶孔聯合的一大障礙。我們在中華民族的立場觀察耶穌，不可不將這個問題加以審慎考慮。

(二) 祭先在中國的歷史和地位

尙書說，『肆類於上帝，禋於六宗。』(一四時二日三月四星五寒暑六水旱)，望於山川，徧於羣神。』。祭法說，『聖人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材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毛詩說，『祭以清酒，從以骍牡，享於祖考』。可見我國古代所祭的神靈有上帝，自然物，先賢先烈，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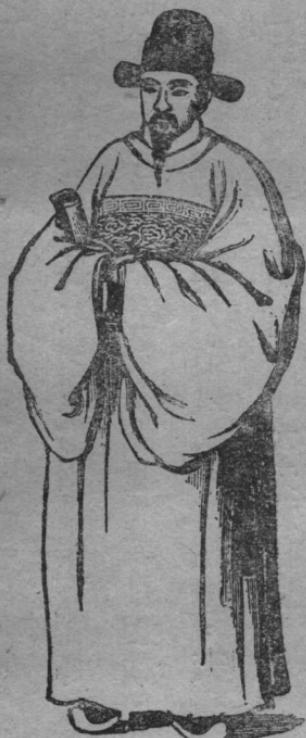
祖宗之靈四類。祭先制度的由來，確已很久。

不過祭上帝，禋六宗，望山川，祭五祀等，乃由君主和官吏代表執行。所以自古以來，國人最普遍的宗教活動，只有祭先罷了。國語說，『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天子徧祀羣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禮謂五祀，及祖所自出也），士庶人不過其祖』。這樣一來，祭先的制度便成了民間牢不可破的習尚。

（二）祭先和基督教的關係

（1）明末清初的情形。唐朝大秦景教傳入中國，是否允許華人祭祖，史乘無可稽考。惟當時達官貴人信仰景教的不少，我們可以推想當日僧徒對於祭先一事，必很寬容。明代末貢天主教耶穌會的教士 *Jesuits* 利瑪竇湯若望 Adam Schall 相繼來華，他們允許中國信徒祭先，倒是歷史所大書特書的事。他們說華人敬祖純然是家政的和民事的

性質，教會不應禁止。因爲他們的寬大眼光，和優容政策，所以信教的人不少。其中且有宗室一一四人，內官四十人，顯宦十四人。洪儒徐光啓亦當時信教顯宦之一。教道流行，可謂一時之盛。但不久而天主教多米尼加僧團 Dominicans 也派人來華傳道，他們的主張倒與耶穌會各教士的主張相左。他們宣稱祭先是多神教，而且跡近崇拜偶像，非加禁止不可。於是在清初時代，他們把這事稟告教皇英諾森第十 Innocent X。而耶穌會教士，也請求康熙皇帝加以評判。康熙皇立時



明 儒 徐 光 啓

表示態度，說這祭先制度純然是家政的和政治的舉動，不外子孫孝心的一種表示，不宜加以干涉。然而這問題愈鬧愈加嚴重；後來教皇克力滿第十一 Clement XI，竟然遣使來華，傳諭不許中國天主教徒敬拜祖先。這時耶穌會的分子當然大不滿意，而康熙皇也頓時怒不可遏。

他爲要保護自己的主張，立將教庭使者驅逐，並且流放教士，殺戮教徒，演成逼害教會的一場慘劇。雍正進而推毀天主教堂，前後共達三百餘所。天主教會遂發生了一種式微的現象。

(2) 新教徒的固執。紀元後一八〇七年瑪利遜來華，把基督教的新教或改正教傳入中國。前後數十年間，新教西教士接踵而至，一律採取狹隘政策，不許信徒敬拜祖先。所以直至今日，全國基督教會對於祭先制度，絕不加以容忍。在教會中，也無人公然爲祭先的舉動辯護了。

教士和許多信徒不贊成容許祭先，他們最大的理由，可有下列各點。（子）祭先制度極不健全。古制立廟多少，依人的地位而分等級，並且最多不過七廟，死者所受待遇實不平等。（丑）迷信而且亂倫。死者之靈焉能血食？以子孫爲尸而祝之，豈非倫常之害？（寅）不合古制。今日祭先之禮，實與古制不合。古時一廟一主，桓公始創一廟二主，孔子譏笑他爲無禮。宋代南渡，祠堂林立，離古制更加遙遠。

（卯）並非最大孝道。曾子說，『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禮記說，『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祭先並非最重要的事。

（辰）上帝自有賞罰。先人的靈若善，上帝必加以賞。先人之靈若惡，上帝必加以罰。何待子孫祭祀？（巳）十誡不許。基督教舊約十誡當中的第一誡，雖然不是指摘祭先，而第二誡說不可作像跪拜，實包

括祭先在內。而且第五誠所謂孝敬父母，乃指生前孝敬而已。（午）
褻瀆上帝。因為把先人的靈當神敬祭。（未）有害宗教獨立。歐美基督教徒沒有祭先成例。若許基督教徒祭先，做教徒就太過容易，基督教也將成爲多教的混雜品了。

以上種種理由，可以歸納而爲數點，就是（甲）祭先制度不健全，（乙）祭先制度非必要，（丙）祭先制度爲十誠之所不許，（丁）祭先制度有損基督教的獨立。不許祭先者加入基督教會，和不許基督教徒祭先，上列幾點是否正當的理由呢？讓我們加以考察。

（三）祭先並非褻瀆上帝

照作者的意見，祭先制度誠然是不健全，誠然是非必要；但我們絕對不能說敬拜祖先は褻瀆上帝。

（1）祭先立意在於孝敬。中國祭先制度發源於一個孝字。「孟

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耶？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孔子又說，『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白居易說，『祭祀之義，大率有三。禋於天地，所以示人報本也。祠於聖賢，所以示人崇德也。享於祖考，所以教人追孝也。三者行於天下，則萬人順，百神和。此先王所以定祭祀也』。無論十誡的第五條是否叫人生前孝敬父母，孝思不匱，事亡如存，當然是耶穌所贊成的。

(2) 憎神和不愛神才是褻瀆上帝。先王和先聖鼓勵人祭先，並不叫人祭先而忘記上帝。照他們的意思，最重要的，還是記念上帝之恩。孔子說，『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郊祭上帝，乃中國最大和最重要的宗教禮節，古聖先賢，絕對沒有齊祖

靈於上帝之意。孔教相信上帝是宇宙最高的神，同時也信人的靈魂不滅；這與基督教的主張原不相反。所謂祭先乃是敬拜祖先的靈魂，以表示孝心而已。「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不知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者，人之盛也。夫生必死，死必歸土，此謂鬼。魂氣歸天，此謂神。合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可見祭先並非立神以代上帝，或立神以齊上帝。祖宗之靈如何被上帝賞罰，乃是另外一個問題，不能牽涉子孫孝敬之意。其實父母生時在主面前也是罪人，（聖經謂世上沒有義人），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對他們表示孝敬。賞罰乃上帝的權能，孝敬乃子孫的責任，不能併爲一事。

(3)名稱的誤會。最可惜的，就是中國人所用神字的意義太過廣泛複雜。稱上帝爲神，稱死人的靈爲神，稱人的天才爲神（例如神童），甚至於人的健康也稱爲神（例如甯神和培養精神）。其實中國

人祭先不過是敬拜祖先的靈，並非指他便是上帝。若因名稱誤會而說祭先是褻瀆上帝；那麼食甯神丸的病人，豈不是看自己爲上帝而立刻要被罰入地獄麼？

(4)不健全和非必要未必便是罪惡。制度不健全，不合古禮，和非必要，未必便是罪惡。作者承認今日的祭先制度確是不健全的，確是不合古禮，確非孝道必要之事，而且祭先的流弊確也不少。(參看拙著『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七十六頁)所以作者本人不以血食祭先，而且勸人不要這樣敬祭；但若他人在以誠以靈這一條件之下，舉行祭先典禮，作者堅信他的行爲不是罪惡。請看割股療親豈不是一件很不健全，很不合科學原理，和很非必要的事麼？但我們絕對不能因爲自己不爲，而指別人做這愚孝的事爲上帝眼中的大罪。

(5)耶穌不固執十誡文字。現在讓我們先將舊約摩西十誡原文

抄錄下來。『上帝吩咐這一切的話說，我是耶和華你的上帝，曾將你從埃及地爲奴之家領出來。（第一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第二誠）不可爲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甚麼形像，彷彿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他。因爲我耶和華你的上帝是忌邪的上帝，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誠命的，我必向他發慈愛，直到千代。（第三誠）不可妄稱耶和華你上帝的名；因爲妄稱耶和華名的，耶和華必不以他爲無罪。（第四誠）當記念安息日，守爲聖日。六日要勞碌作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華你上帝當守的安息日。這一日，你和你的兒女僕婢牲畜，並你城裏寄居的客旅，無論何工都不可作。因爲六日之內，耶和華造天地海和其中的萬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華賜福與安息日，定爲聖日。（第五誠）當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

利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第六誠）不可殺人。（第七誠）不可姦淫。（第八誠）不可偷盜。（第九誠）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人。（第十誠）不可貪戀人的房屋，也不可貪戀人的妻子僕婢牛驥，並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記二十章一至十七節）。

耶穌並不固執十誠文字。第四誠說在安息日『無論何工都不可作』；但在馬太福音十二章十一和十二節，耶穌却說，『在安息日作善工是可以的』。他並且在約翰福音第五章十七節，說在安息日可以做工，因為『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我們守十誠，必須除去咬文嚼字的解釋。對第一第二兩誠，我們也當如是觀看。拜上帝要以誠以靈，我們要攻心而不攻教，聖經文字乃聖靈的註脚而已。

(六) 誓命的總綱。在耶穌眼中，一切舊約誓命的總綱，只是愛上帝和愛人。『法利賽人聽見耶穌堵住了撒都該人的口，他們就聚集

「內中有一個人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他說，夫子，律法上的誠命那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誠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倣，就是要愛人如己。這兩條誠命是律法和先知道理的一切總綱」。（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至四十節）。十誠中第一第二兩條誠命的神髓不外是叫人愛上帝和奉上帝爲至尊。舊約十誠的上下文，卽出埃及記全書，可以證明此點。

（四）我們應守的態度

我們應守的態度就是誠心敬愛上帝。本書屢次申論主耶穌的宗教無他，只是以誠以靈四字。當他在雅各井旁對撒瑪利亞婦人說，拜上帝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這時，他確宣布了古往今來五洲萬國最偉大最尊嚴的一個宗教原則。只要以誠以靈順從上帝，其他一切問題

可以迎刃而解。宰我問孔子說，『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孔子回答說，『食夫稻，衣夫錦，於你安乎？……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你安則爲之』。孔子不責人以守禮儀，而責人以問心是否自安。耶穌誨人，也是如此。祭先並不是罪；心不誠實，方纔是罪。

當使徒保羅時，哥林多教會發生一個問題，就是基督徒可否食祭過偶像之物。保羅教訓他們說，『其實食物不能叫上帝看中我們。因爲我們不喫也無損，喫也無益。只是你們要謹慎，恐怕你們這自由，竟成了那軟弱人的綁腳石』。（哥林多前書第八章）。保羅稱這一件事爲信徒的自由：作者覺得我們對於祭先一事，也應抱這態度。所以就這一事而論，我深信明末清初耶穌會和當時信教名儒的主張，確與

我主耶穌的本意相合。

(五) 祭先的合理化

祭先並非褻瀆上帝，上文已經說明。但今日的祭先確是不健全的制度，我們應當使之成爲合理化的。下列各點，對於祭先的合理化極應注意。

(1) 當奉上帝爲最高的神。中國自從禮制規定帝王代表人民郊祭上帝之後，國人多半祭先而忘記上帝；這點必須改良。我們務要盡心盡意愛我們的上帝。忘記敬拜上帝，實在是最大的罪。

(2) 祭字的意義應當改變。說文說，『祭祀也，從示，以手持肉』。尙書大傳說，『祭之爲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所以祭的本意，不外是推人事以至於神靈。肉食屬於人事，故祭字上半段從肉從手，(从). 尔雅說，『春祭曰祠，祠之言食也。夏祭曰祔

，新菜可灼。秋祭曰嘗，嘗新穀也。冬祭曰蒸，蒸進也」。這明明是推人事及於神靈之意。舊約時代，希伯來人也很注重祭禮。耶穌並不反對祭祀。四福音沒有一句說祭祀是不應該的。耶穌所反對的，乃徒守祭祀儀文，而缺乏敬愛的心。（上帝不血食；祭先和祭上帝一樣的不健全；但耶穌不因此而說祭祀是罪）。我國古禮犧牲要以純（無雜色）以辭，博碩肥腯，無非是要表示最上敬意；與古希伯來俗相類。這樣看來，祭義不外是『盡物盡志』四字，並不是指上帝和人的靈魂真能血食。所以左傳說，『苟有明信，潤溪沼沚之毛，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鬼神享德，也是古人很重要的教訓。可見獻祭於上帝，獻祭於先賢先烈，和獻祭於先人之靈，並不是罪。不過以誠信敬拜神靈，和享神靈以自己的厚德，比獻祭更為重要。舊約詩篇五十一篇十六和十七節說，『你（指上帝）本不喜愛祭物……上帝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上帝

阿，憂傷痛悔的心，你必不看輕」。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和二十四節說，「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羅馬書十二章一節說，「所以弟兄們，我以上帝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上帝所喜悅的」。祖先的靈不需要血食和祭物，正如上帝不需要血食和祭物一樣。所以鄙意以為用血食祭先雖然不是罪惡，但以身爲祭，以德爲祭，以誠信的心爲祭，這樣的祭先制度，才是最高尚的。至於欲藉祭奠以超脫祖靈，和藉祭奠以求祖先的靈作威作福，那就更不應該。

(3) 祭禮祭典的改良。上面第六章曾謂歷代祭禮祭典不同。古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連同太祖的廟，而成为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連同太祖的廟，而成为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連同太祖的

廟，而成爲三。士一廟；庶人只祭於寢，卽祇祭於家。祭法有祭有禱，復有月祭蒸嘗之分。自漢以後，祭典屢改；非但廟數增減不定，就是儀式也多變更。掃墓之興，祠堂之設，紙錢之獻，均爲後代所增加的。既然前代可以變更，安見今日不可刪改？愚意今日政府應當修改祭先制度，使他成爲最合理的，然後加以鼓吹。（甲）既然祖先的靈喜歡享我們的仁德，而不需要我們所奉的血食；（乙）既然祭典祭禮並非一成而不可易；（丙）既然今日的祭先制度仍有風水糜費等種流弊；（丁）既然以血食獻祭上帝之禮，在基督教也已廢除；（戊）既然近今各地敬拜革命先烈之靈，已稱紀念而不稱爲祭薦：由政府提倡改祭先爲祖先紀念，豈非今日中國的需要？（郊祭上帝的祭字，也當廢除血食的意義，而代以讚頌和以德爲祭的意思）。

(4)最重要的一點。總之，祭先本不是罪，所以作者主張在敬

拜上帝，以誠以靈，這一個條件之下，加以寬容。但今日的祭先制度確然不是健全和必要的。割股療親雖非罪惡，然而這是愚孝，我們應當反對。照樣，作者也主張極力攻擊今日的祭先制度，而代之以合理化的祖先紀念。深願全國人士，一同起來破除這祭先之執；使耶孔在合理化的靈誠大道上，互相聯合，發揚上帝之光，於這大千世界。作者相信耶穌是神，並是人類的獨一救主，因為他是靈理之極；而令人得以自由的，乃是他的靈理。但耶穌基督的靈理至廣至大，儒釋道和其他各教的真理，都包括在基督靈誠大道之內。基督教必須容納他教的真理，而絕對不應徒以教門自限。耶孔聯合乃是我主耶穌基督所指示領導之偉大靈誠聯合的一部份罷了。

總 結

宇宙有靈氣，周流貫渺冥。在儒曰太一，浩然天之經。在道曰希夷，無名復無形。在釋曰智慧，真如耀明星。耶教崇三一，巍巍稱聖靈。是氣無不在，實先天地存。上帝與同體，萬物斯本原。道義所由生，仁德賴以尊。寓物成物理，生民倫理援。心理及生理，均爲此氣贍。可憐濁世人，明鏡滿塵埃。靈崖未斧鑿，蒼蒼蔽野苔。孔孟與釋老，天縱聖賢該。見焉惜未詳，大道遺草萊。耶穌斬荆棘，美門始復開。孰意後代人，斷斷守殘篇。背舟行彼岸，路遠多顛連。或則半途返，或則疑慮煎。重負猶未釋，苦海誠無邊。基督心暗傷，孔釋亦撫然。憫彼西土衆，大夢更沉沉。耶道來諸夏，徒增界限深。歧路分萬千，亡羊無處尋。孔宏一貫道，釋氏指人心。奈何舍明珠，買樁破萬

金。四教源流同，靈理本一家。謀道當法孔，尚悟法釋迦。老子愛自然，矯枉志可嘉。若言靈理極，基督玉無瑕。集茲數教長，大任在中華。

(欲知基督教與儒釋道教特長之點，請閱拙著『耶穌眼裏的中華民族』一書。代售處

上海博物院路廣雅會堂門口，或上海新華書局，皆有發售。



近代名家名畫名作
耶穌治病傳道



近 代 負 十 字 畫 家 和 耶 稣 作
曼 夫 曼

附錄耶穌最重要的講論

基督教聖經分爲新舊二約；舊約成於耶穌降生之前，新約成於耶穌降生之後。耶穌基督的生世，記載於新約聖經的四福音內。在耶穌去世之後，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四人把他的事蹟敘述出來，成爲四福音書，各書記載顯然略有出入，但大致是相同的。

照四福音所載，距今一千九百多年之前，耶穌降生於猶太國的伯利恆城，乃應驗舊約先知預言，由童女馬利亞感天而生下的。他的家鄉在拿撒勒，他的家庭職業乃是木工。他十二歲時，曾上耶路撒冷過逾越節。到了三十歲，他才出來傳道和行異能。三十三歲，他被猶太人逼害，釘死於十字架上，三天復活，再過四十日然後升天。他的言行，看四福音可知。下面所錄，不過是四福音所記他所作最重要的講論而已。各段乃依時間的先後而排列的。

◎在耶路撒冷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猶太人的官。這人夜裏來見耶穌，說，拉比，我們知道你是由上帝那裏來作師傅的；因爲你所行的神蹟，若沒有上帝同在，無人能行。耶穌回答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見上帝的國。尼哥底

母說，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再進母腹生出來麼？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從肉身生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我說，你們必須重生，你不要以爲希奇。風隨着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裏來，往那裏去；凡從聖靈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問他說，怎能有這事呢？耶穌回答說，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還不明白這事麼？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我們所說的，是我們知道的，我們所見證的，是我們見過的；你們卻不領受我們的見證。我對你們說地上的事，你們尚且不信，若說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從天降下仍舊在天的人子，沒有人升過天。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或作叫一切信的人在他裏面得永生。○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爲上帝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或作審判世人，下同，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爲他不信上帝獨生子的名。光來到世間，世人因自己的行爲是惡的，不愛光倒愛黑暗，定他們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惡的便恨光，並不來就光，恐怕他的行爲受責備。但行真理的必來就光，要顯明他所行的是靠上帝而行。

◎主知道法利賽人聽見他收門徒施洗比約翰還多，其實不是耶穌親自施洗，乃是他的門徒施洗。他就離了猶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須經過撒瑪利亞。於是到了撒瑪利亞的一座城，名叫敍加，靠近雅各給他兒子約瑟的那塊地，在那裏有雅各井。耶穌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時約有午正，有一個撒瑪利亞的婦人來打水。耶穌對他說，請你給我水喝。

那時門徒進城買食物去了。撒瑪利亞的婦人對他說，你既是猶太人，怎麼向我一個撒瑪利亞婦人要水喝呢？原來猶太人和撒瑪利亞人沒有來往。耶穌回答說，你若知道上帝的恩賜，和對你說給我水喝的是誰，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給了你活水。婦人說，先生沒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從那裏得活水呢？我們的祖宗雅各，將這井留給我們；他自己和兒子並牲畜，也都喝這井裏的水，難道你比他還大麼？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要在祂裏頭成爲泉源，直湧到永生。婦人說，先生，請把這水賜給我，叫我不渴，也不用來這麼遠打水。耶穌說，你去叫你丈夫也到這裏來。婦人說：我沒有丈夫。耶穌說：你說沒有丈夫，是不錯的。你已經有五個丈夫；你現在有的，並不是你的丈夫；你這話是真的。婦人說，先生，我看你是先知。我們的祖宗在這山上禮拜；你們倒說，應當禮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穌說，婦人，你當信我

時候將到，你們拜父，也不在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們所拜的，你們不知道；我們所拜的，我們知道；因為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時候將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因為父要這樣的人拜他。上帝是個靈；或無個字，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婦人說，我知道彌賽亞，就是那稱爲基督的要來；他來了，必將一切的事都告訴我們。耶穌說，這和你說話的就是他。○當下門徒回來，就希奇耶穌和一個婦人說話；只是沒有人說，你是要甚麼；或說，你爲甚麼和他說話。那婦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裏去，對衆人說，你們來看，有一個人將我素來所行的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莫非這就是基督麼？衆人就出城往耶穌那裏去。這其間，門徒對耶穌說，拉比，請喫。耶穌說，我有食物喫，是你們不知道的。門徒就彼此對問說，莫非有人拿甚麼給他喫麼？耶穌說，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來者的旨意，作成他的工。你們豈不說，到收割的時候，還有四個月麼？我告訴你們，舉目向田觀看，莊稼已經熟了，原文作發白，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價，積蓄五穀到永生；叫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俗語說：那人撒種，這人收割，這話可見是真的。我差你們去收你們所沒有勞苦的；別人勞苦，你們享受他們所勞苦的。○那城裏有好些撒瑪利亞人信了耶穌，因為那婦人作見證說，他將我素來所行的

一切事，都給我說出來了。於是撒瑪利亞人來見耶穌，求他在他們那裏住下；他便在那裏住了兩天。因耶穌的話，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對婦人說，現在我們信，不是因為你的话，是我們親自聽見了，知道這真是救世主。

◎在拿撒勒地方，耶穌看見有許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門徒到他跟前來。他就開口教訓他們說，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憐恤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清心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見上帝。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上帝的兒子。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人若因我辱罵你們，逼迫你們，捏造各樣壞話毀謗你們，你們就有福了。應當歡喜快樂；因為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在你們以前的先知，人也是這樣逼迫他們。○你們是世上的鹽；鹽若失了味，怎能叫他再鹹呢？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臺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真想我來要廢掉律法和先知；我來不是要廢掉，乃是要成全。我實在告

訴你們，就是到天地都廢去了，律法的一點一畫也不能廢去，都要成全。所以無論何人廢掉這誠命中最小的一條，又教訓人這樣作，他在天國要稱爲最小的；但無論何人遵行這誠命，又教訓人遵行，他在天國要稱爲大的。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有古卷在凡字下添無緣無故的五字：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所以你在祭壇上獻禮物的時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懷怨，就把禮物留在壇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後來獻禮物。你同告你的對頭還在路上，就趕緊與他和息；恐怕他把你送給審判官，審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監裏了。我實在告訴你，若有一文錢沒有還清，你斷不能從那裏出來。○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他犯姦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剜出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丟在地獄裏。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寧可失去百體中的一體，不叫全身入地獄。又有話說，人若休妻，就當給休書。只是我告訴你們，凡休妻的，若不是爲淫亂的緣故，就是叫他作淫婦了，人若娶這被休的婦人，也是犯姦淫了。○你們又聽見有吩

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要向主謹守。只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為天是上帝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為地是他的腳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了。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或作是從惡裏出來的。○你們聽見有話說，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只是我告訴你們，不要與惡人作對；有人打你的右臉，連左臉也轉過來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裏衣，連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給他；有向你借貸的，不可推辭。○你們聽見有話說，當愛你的鄰舍，恨你的仇敵。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這樣，就可以作你們天父的兒子；因為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你們若單愛那愛你們的人，有甚麼賞賜呢？就是稅吏不也是這樣行麼？你們若單請你弟兄的安，比人有甚麼長處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這樣行麼？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

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裏和

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有古卷作必在明處報答你。○你們禱告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爲善的人，愛站在會堂裏和十字路口上禱告，故意叫人看見；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你們禱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許多重複話。他們以爲話多了必蒙垂聽。你們不可效法他們；因爲你們沒有祈求以先，你們所用的，你們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爲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或作脫離惡者。因爲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們的，直到永遠，阿們！有古卷無因爲至阿們等字。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不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不饒恕你們的過犯。○你們禁食的時候，不可像那假冒爲善的人，臉上帶着愁容；因爲他們把臉弄得難看，故意叫人看出他們是禁食。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你禁食的時候，要梳頭洗臉，不叫人看出你禁

食來，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見；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不要爲自己積儂財寶在地上，地上有蟲子咬，能銹壞，也有賊挖窟窿來偷；只要積儂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也沒有賊挖窟窿來偷；因爲你的財寶在那裏，你的心也在那裏。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裏頭的光若黑暗了，那暗黑是何等大呢！○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瑪門是財利的意思。所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爲生命憂慮，喫甚麼，喝甚麼？爲身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麼？身體不勝於衣裳麼？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他；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多麼？你們那一個能用思慮，使壽數多加一刻呢？或作使身量多加一肘呢。何必爲衣裳憂慮呢？你想野地裏的百合花，怎麼長起來；他也不勞苦，也不紡綫。然而我告訴你們，就是所羅門極榮華的時候，他所穿戴的，還不如這花一朵呢！你們這小信的人哪，野地裏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裏，上帝還給他這樣的妝飾，何況你們呢？所以不要憂慮，說，喫甚麼，喝甚麼，穿甚麼？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的天父是知道的。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所以

不要爲明天憂慮；因爲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彀了。

你們不要論斷人，免得你們被論斷。因爲你們怎樣論斷人，也必怎樣被論斷。你們用甚麼量器量給人，也必用甚麼量器量給你們。爲甚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卻不想自己眼中也有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對你弟兄說，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你這假冒爲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後纔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不要把聖物給狗，也不要把你們的珍珠丟在豬前，恐怕他踐踏了珍珠，轉過來咬你們。○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因爲凡祈求的，就得着；尋找的，就尋見；叩門的，就給他開門。你們中間，誰有兒子求餅，反給他石頭呢？求魚，反給他蛇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東西給兒女，何況你們在天上的父，豈不更把好東西給求他的人麼？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爲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你們要進窄門；因爲引到滅亡，那門是寬的，路是大的，進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門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你們要防備假先知；他們到你們這裏來，外面披着羊皮，裏面卻是殘暴的狼。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荆棘上豈能摘葡萄呢？蒺藜裏豈能摘無花果呢？這樣，凡好樹都結好果子，惟獨壞樹結壞果

子。好樹不能結壞果子，壞樹不能結好果子。凡不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來，丟在火裏。所以憑着他們的果子，就可以認出他們來。凡稱呼我主阿主阿的人，不能都進天國；惟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去。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阿，主阿，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麼？我就明明的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罷！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水沖，風吹，撞着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聽見我這話不去行的，好比一個無知的人，把房子蓋在沙土上。雨淋，水沖，風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並且倒塌得很大。○耶穌講完了這些話，衆人都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教訓他們，正像有權柄的人，不像他們的文士。

◎當耶穌在迦百農時，有法利賽人和文士，從耶路撒冷來見他說，你的門徒爲甚麼犯古人的遺傳呢？因爲喫飯的時候，他們不洗手。耶穌回答說：你們爲甚麼因着你們的遺傳，犯上帝的誡命呢？上帝說，當孝敬父母，又說，咒罵父母的，必治死他。你們倒說，無論何人對父母說，我所當奉給你的，已經作了供獻，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這就是你們藉着遺傳，廢了上帝的誡命。假冒爲善的人哪！以賽亞指着你們說的豫言，是不錯的；他說

，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耶穌就叫了衆人來，對他們說：你們要聽，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穢人，出口的乃能污穢人。當時，門徒進前來對他說：法利賽人聽見這話，不服，你知道麼？不服原文作跌倒。耶穌回答說。凡栽種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種的，必要拔出來。任憑他們罷！他們是瞎眼領路的；若是瞎子領瞎子，兩個人都要掉在坑裏。彼得對耶穌說，請將這比喻講給我們聽。耶穌說：你們到如今還不明白麼？豈不知凡入口的，是運到肚子裏，又落在茅廁裏麼？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裏發出來的，這纔污穢人。因為從心裏發出來的，有惡念，兇殺，姦淫，苟合，偷盜，妄證，謗讟；這都是污穢人的。至於不洗手喫飯，那卻不污穢人。

◎當他仍在迦百農時，門徒進前來，問耶穌說，天國裏誰是最大的。耶穌便叫一個小孩子來，使他站在他們當中，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所以凡自己謙卑像這小孩子的，他在天國裏就是最大的。凡為我的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這信我的一個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沉在深海裏。○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絆倒：絆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絆倒人的有禍了。倘若你一隻手，或是一隻腳，叫你跌倒，就砍下來丟掉，你缺一隻手，或是一隻腳，進入永生，強如有兩手兩腳，被丟在永火裏。倘若你一隻眼叫你跌倒，就把他剜出來丟掉；你只有一眼進入永生，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的火裏。你們要小心，不可輕看這小子裏的一個。我告訴你們，他們的使者在天上，常見我天父的面。有古卷在此有人子來爲要拯救失喪的人。一個人若有一百隻羊，一隻走迷了路，你們的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隻，往山裏去找那隻迷路的羊麼？若是找着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他爲這一隻羊歡喜，比爲那沒有迷路的九十九隻歡喜還大呢。你們在天上的父，也是這樣不願意這小子裏失喪一個。○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處的時候，指出他的錯來；他若聽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聽，你就另外帶一兩個人同去，要憑兩三個人的口作見證，句句都是定準。若是不聽他們，就告訴教會；若是不聽教會，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稅吏一樣。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甚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爲他們成全。因爲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

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天國好像一個王，要和他僕人算賬。纔算的時候，有人帶了一個欠一千萬銀子的來。因為他沒有甚麼償還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兒女，並一切所有的都賣了債還。那僕人就俯伏拜他，說：「主阿，寬容我，將來我都要還清。」那僕人的主人，就動了慈心，把他釋放了，並且免了他的債。那僕人出來，遇見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兩銀子，便揪着他，捏住他的喉嚨，說：「你把所欠的還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說：「寬容我罷！將來我必還清。」他不肯，竟去把他下在監裏，等他還了所欠的債。衆同伴看見他所作的事，就甚憂愁，去把這事都告訴了主人。於是主人叫了他來，對他說：「你這惡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應當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麼？」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裏饒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

◎ 在耶路撒冷，耶穌清晨從橄欖山又回到殿裏；衆百姓都到他那裏去，他就坐下教訓他們。文士和法利賽人，帶着一個行淫時被拿的婦人來，叫他站在當中。就對耶穌說：「夫子，這婦人是正行淫之時被拿的。摩西在法律上吩咐我們，把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打死；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他們說這話，乃試探耶穌，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穌卻彎着腰用指頭

在地面上畫字。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於是又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他們聽見這話，就從老到少一個一個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穌一人，還有那婦人仍然站在當中。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說，婦人，那些人在那裏呢？沒有人定你的罪麼？他說，主阿，沒有。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穌在耶路撒冷對衆人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倒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從門進去的，纔是羊的牧人。看門的就給他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領出來。既放出自己的羊來，就在前頭走，羊也跟着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羊不跟着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耶穌將這比喻告訴他們，但他們不明白所說的是甚麼意思。○所以耶穌又對他們說，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我就是羊的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的，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喫。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或作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爲羊捨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羣。

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並不顧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的羊，我的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爲羊捨命。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羣，歸一個牧人了。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收回來。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收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的命令。○猶太人爲這些話，又起了分爭。內中有好些人說，他是被鬼附着，而且瘋了；爲甚麼聽他呢？又有人說：這不是鬼附之人所說的話。鬼豈能叫瞎子的眼睛開了呢？○在耶路撒冷有修殿節；是冬天的時候。耶穌在殿裏所羅門的廊下行走。猶太人圍着他，說，你叫我們猶疑不定到幾時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訴我們！耶穌回答說：我已經告訴你們，你們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爲我作見證。只是你們不信；因爲你們不是我的羊。我的羊聽我的聲音，我也認識他們，他們也跟着我。我又賜給他們永生；他們永不滅亡，誰也不能從我手裏把他們奪去。我父把羊賜給我，他比萬有都大；誰也不能從我父手裏把他奪去。我與父原爲一。猶太人又拿起石頭來要打他。耶穌對他們說，我從父顯出許多善事給你們看，你們是爲那一件拿石頭打我呢？猶太人回答說，我們不是爲善事拿石頭打你，是爲你說僭妄的話；又爲你是個人，反將自己當作上帝

○耶穌說，你們的律法上豈不是寫着，我曾說你們是神麼？經上的話是不能廢的；若那些承受上帝之道的人；尙且稱爲神，父所分別爲聖，又差到世間來的，他自稱是上帝的兒子，你們還向他說，你說僭妄的話麼？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們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們縱然不信我，也當信這些事；叫你們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裏面，我也在父裏面。他們又要拿他；他卻逃出他們的手走了。○耶穌又往約但河外去，到了約翰起初施洗的地方，就住在那裏。有許多人來到他那裏。他們說，約翰一件神蹟沒有行過；但約翰指着這人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的。在那裏信耶穌的人就多了。

◎在比利亞地，有一個人來見耶穌說，夫子，有古卷作良善的夫子，我該作甚麼善事纔能得永生？耶穌對他說，你爲甚麼以善事問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有古卷作你爲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誠命。他說，甚麼誠命？耶穌說，就是不可殺人，不可姦淫，不可偷盜，不可作假冒見證，當孝敬父母，又當愛人如己。那少年人說，這一切我都遵守了；還缺少甚麼呢？耶穌說，你若願意作完全人，可去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看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那少年人聽見這話，就憂憂愁愁的走了，因爲他的產業很多。○耶穌對門徒說，我實在告訴你們，財主進天國是難

的。我又告訴你們，駱駝穿過鍼的眼，比財主進上帝的國還容易呢！門徒聽見這話，就希奇得很，說，這樣誰能得救呢？耶穌看着他們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彼得就對他說，看哪，我們已經撇下所有的跟從你，將來我們要得甚麼呢？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這跟從我的人，到復興的時候，人子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你們也要坐在十二個寶座上，審判以色列十二個支派。凡爲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親，母親，有古卷添妻子，兒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並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

耶穌出了耶路撒冷的聖殿，正走的時候，門徒進前來，把殿宇指給他看。耶穌對他們說，你們不是看見這殿宇麼？我實在告訴你們，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不被拆毀了，○耶穌在橄欖山上坐着，門徒暗暗的來說，請告訴我們，甚麼時候有這些事？你降臨和世界的末了，有甚麼豫兆呢？耶穌回答說，你們要謹慎，免得有人迷惑你們。因爲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說，我是基督，並且要迷惑許多人。你們也要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總不要驚慌，因爲這些事是必須有的；只是末期還沒有到。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災難原文作生產之難。那時，人要把你們

陷在患難裏，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爲我的名，被萬民恨惡。那時，必有許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惡。且有好些假先知起來，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纔漸漸冷淡了。惟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纔來到。○你們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說的，那行毀壞可惜的，站在聖地；（讀這經的人須要會意）。那時，在猶太的，應當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來拿家裏的東西；在田裏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當那些日子，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你們應當祈求，叫你們逃走的時候，不遇見冬天，或是安息日；因爲那時，必有大災難，從世界起頭，直到如今，沒有這樣的災難，後來也必沒有。若不減少那日子，凡有血氣的，總沒有一個得救的；只是爲選民，那日子必減少了。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基督在這裏；或說，基督在那裏；你們不要信。因爲假基督，假先知，將要起來，顯大神蹟，大奇事；倘若能行，連選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豫先告訴你們了。若有人對你們說，看哪，基督在曠野裏，你們不要出去；或說，看哪，基督在內屋中，你們不要信。閃電從東邊發出，直照到西邊，人子降臨，也要這樣。屍首在那裏，鷹也必聚在那裏。○那些日子的災難一過去，日頭就變黑了，月亮也不放光，衆星要從天上墜落，天勢都要震動。那時，人子

的光頭要顯在天上，地上的萬族都要哀哭；他們要看見人子，有能力，有大榮耀，駕着天上的雲降臨。他要差遣使者，用號筒的大聲，將他的選民，從四方，從天這邊，到天那邊，都招聚了來。方原文作風。○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當樹枝發嫩長葉的時候，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這樣，你們看見這一切的事，也該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門口了。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世代還沒有過去，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但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挪亞的日子怎樣，人子降臨也要怎樣。當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喫喝嫁娶。直到挪亞進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覺洪水來了，把他們全都冲去。人子降臨也要這樣。那時，兩個人在田裏，取去一個，撇下一個，兩個女人推磨，取去一個，撇下一個。所以你們要儆醒，因為不知道你們的主是那一天來到。家主若知道幾更天有賊來，就必儆醒，不容人挖透房屋；這是你們所知道的。所以你們也要豫備；因為你們想不到的時候，人子就來了。誰是忠心有見識的僕人，為主人所派，管理家裏的人，按時分糧給他們呢？主人來到，看見他這樣行，那僕人就有福了。我實在告訴你們，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惡僕心裏說，我的主人必來得遲，就動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喫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

時辰，那僕人的主人要來，重重的處治他，或作把他腰斬了，定他和假冒爲善的同罪；在那裏必要哀哭切齒了。

◎耶穌在耶路撒冷當臨難前，安慰門徒說，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裏，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是爲你們豫備地方去。我若去爲你們豫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那裏，叫你們也在那裏。我往那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你們也知道。有古卷作我往那裏去你們知道那條路。多馬對他說，主阿，我們不知道你住那裏去，怎麼知道那條路呢？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你們若認識我，也就認識我的父；從今以後，你們認識他，並且已經看見他。腓力對他說，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我們就知足了。耶穌對他說，腓力，我與你們同在這樣長久，你還不認識我麼？人看見了我，就是看見了父；你怎麼說，將父顯給我們看呢？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你不信麼？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不是憑着自己說的，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作他自己的事。你們當信我，我在父裏面，父在我裏面；即或不信，也當因我所作的事信我。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我所作的事，信我的人也要作；並且要作比這更大的事，因爲我往父那裏去，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

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你們若奉我的名求甚麼，我必成就。你們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或作訓慰師下同，叫他永遠與你們同在，就是真理的聖靈，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為不見他，也不認識他，你們卻認識他；因他常與你們同在，也要在你們裏面。我不撇下你們爲孤兒，我必到你們這裏來。還有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着，你們也要活着。到那日你們就知道我在父裏面，你們在我裏面，我也在你們裏面。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並且要向他顯現。猶大（不是加略人猶大）問耶穌說，主阿，爲甚麼要向我們顯現，不向世人顯現呢？耶穌回答說，人若愛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不愛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見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來之父的道。○我還與你們同住的時候，已將這些話對你們說了。但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來的聖靈，他要將一切的事，指教你們，並且要叫你們想起我對你們所說的一切話。我留下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人所賜的，你們心裏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你們聽見我對你們說了，我去還要到你們這裏來。你們若愛我，因我到父那裏去，就必喜樂，因為父是比我大

的。現在事情還沒有成就，我豫先告訴你們，叫你們到事情成就的時候，就可以信。以後我不再和你們多說話，因為這世界的王將到，他在我裏面是毫無所有；但要叫世人知道我愛父，並且父怎樣吩咐我，我就怎樣行。起來，我們走罷！

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翦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甚麼。人若不常在我裏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我愛你們，正如父愛我一樣；你們要常在我的愛裏。你們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愛裏；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愛裏。這些事我已經對你們說了，是要叫我的喜樂，存在你們心裏，並叫你們的喜樂可以滿足。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人為朋友捨命，人的愛心沒有比這個大的。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

的朋友了。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爲僕人，因僕人不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爲朋友，因我從我父所聽見的，都已經告訴你們了。不是你們揀選了我，是我揀選了你們，並且分派你們去結果子，叫你們的果子常存；使你們奉我的名，無論向父求甚麼，他就賜給你們。我這樣吩咐你們，是要叫你們彼此相愛。世人若恨你們，你們知道或作該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你們要記念我從前對你們所說的話，僕人不能大於主人。他們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們；若遵守了我的話，也要遵守你們的話。但他們因我的名，要向你們行這一切的事，因爲他們不認識那差我來的。我若沒有來教訓他們，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他們的罪無可推諉了。恨我的，也恨我的父。我若沒有在他們中間行過別人未曾行的事，他們就沒有罪；但如今連我與我的父，他們也看見也恨惡了。這要應驗他們律法上所寫的話說，他們無故的恨我。但我要從父那裏差保惠師來，就是從父出來真理的聖靈；他來了，就要爲我作見證。你們也要作見證，因爲你們從起頭就與我同在。

◎耶穌復活後，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

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或作給他們施洗歸於父子聖靈的名。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